廣陽雜記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廣陽雜記

(二)

劉獻廷著

廣陽雜記卷第三

偶與紫庭論詩。誦魏武觀滄海詩。水何澹澹山島竦峙。草木叢生。洪波湧起。紫庭曰。只平平寫景。而橫絕宇宙之胸襟眼界。百世之下。猶將見之。漢魏詩皆然也。唐以後人。極力作大聲壯語。以自鋪張。不能及其萬一也。余深歎服其語。以爲發前人未發。紫庭慨然誦十九首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其難聽者正自不易也。

紫庭曰。有明時州縣之吏。俸薪而外。雜項公費。不一而足。其大者若城池橋梁倉庫之修葺。皆有經費。故稅賦之外。雜役不派之民。而官亦不困。獨催科無術。強有力者坐而免焉。而貧弱重困。催科撫字。胥失之矣。今監有明之失。無不完之糧。最爲得之。獨是一切經費。盡行裁革。有司無點金之術。以供諸役。而給上官之求也。勢不得不取之里下。于是雜役之派。有倍于賦稅者矣。上之人于何知之。官民之困。未知所止也。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上諭本朝滿州官兵。從來精銳驍勇。所向無敵。前厄魯忒噶爾丹之役。官兵不能悉體朕意。即行勦滅。致失機會。罔奏膚功。朕每念及。時罣于懷。故比年以來。簡閱官兵。歲凡兩舉。朕躬親臨。指示訓誨。頃閱武時。見諸士卒行列整齊。隊伍明晰。進退嫻熟。嚴肅無譁。所有軍令。無不遵守。該管官員。號令約束。既嚴且善。此皆官兵協志同心。各加奮力所致。朕心深喜。八旗前鋒護軍撥什庫驍騎兵等。

各賞給一月錢糧。閒散官員火器驍騎兵、亦照護軍賞給。有管轄職官。賞給內庫緞匹。其緞匹。戶部會同總管內務府衙門議奏。這次閱武時。官員內有降級罰俸者。俱准開復。以示朕體卹將士申明賞罰之至意。至八旗步軍官兵。有察緝盜賊巡理道路等役甚多極爲勞苦。亦各賞給一月錢糧。步軍官員。亦給緞匹。獎卹勤勞。用稱朕意。

兵部題。晉撫噶疏稱。宣大軍站。俱係營馬改撥。止照營馬之例。春冬日支乾四分。夏秋支乾二分。今宣府站馬。已增乾料。照民驛支給。在案。並據管站守備舒龍韜等。比照宣府加馬增乾之例。造冊詳請。查大同十一軍站。額馬僅四十匹不等。在昔差少之時。猶能支持。年來差使絡繹。額馬不敷。以致越站應付。瘦斃逾多。部臣照例議處。然以宣屬站每馬八九十匹。料草又照民站支領。尚有瘦缺。今大同與宣府同應一路之差。同係極衝之站。每站設馬僅及宣府之半。實不足以供差使。料草銀兩。又止二分四分。不及民驛之半。不足以資喂養。伏乞准照宣府之例。一體加增支給。具題前來。據冊。自天成至殺虎口八站。每站應設馬八十六匹。除現設馬匹外。共應添馬三百五十匹等語。查殺虎口一站。先經臣部具題撤去。其餘七站。俱設額馬五十匹在案。今該撫既云云。應將天成等七站。照宣府驛站添馬二十匹。湊爲七十匹。共增馬一百七十匹。再查各屬驛站馬匹。每匹日支草料銀七分五釐。今大同十站。馬匹乾銀。亦照宣屬支給可也。

兵部題。直撫郭疏稱。宣化地方改爲郡縣。尚有宣化等驛遞夫馬名色。工折銀兩。及各屬供應車價。長安

等驛應設廩糧等項。應宜改設。與各府縣畫一。便于遵行。條奏前來。一款。宣化等驛。原屬把總管理。故有軍夫名色。每年夫馬工折。在宣鎮兵馬册內預撥。今既歸縣驛。工折銀請照順永等府之例。留支本處地丁錢糧。或有不敷。再于守道庫內權給。舊額夫馬糧料。仍動倉糧折支。其軍夫名色。改爲馬撻轎夫。與直省驛站同册奏銷等語。應如議。一款。宣化屬供應車價。舊例俱赴大同請領。隔省請銀。動逾經年。應照八府之例。改爲本省支銷。幷將本年車價十分。先給六分。俟准銷日照數找給等語。應如議。一款。長安鵰鸊二驛。支應勘牌廩糧。俱係各官捐賠。恐不肖官吏藉名有派累里民之弊。請于地方地丁錢糧內動用。一體報銷等語。查榆林等驛。凡應付勘牌廩糧。俱准支應在案。今長安等驛。亦照榆林等驛支應。年終報銷可也。

宗夏述楊耕夫之言曰。學者豈有擇地而隱之理。隨寓而安。斯眞隱矣。斯言也。予久見及之。所謂學而後知不足。居則自無求安也。然大段着力不得。學豈易言哉。

新安潘今伊著有大易圖說一册。今伊不知何如人。其說不襲陳言。發自胸臆。雖不免附會穿鑿。然不可謂無見者。亦奇書也。又十三隻做式圖一册。宗夏得之蕪湖市者。不知作者何人。發明何事。有圖無書。惟標名像。非我佳人。莫之解也。宗夏留以俟予。予見之而魂驚魄惕。此予向者意地中固有之局。何斯人之先得我心邪。其圖以一平方面截爲十三塊。或長方。或半長方。或銳角。或鈍角。展轉那移。互相輳湊。或爲圭形。或爲磬形。或爲屋宇形。或爲橋梁形。或爲飛燕形。或爲舞蝶形。此宇宙之殊形異相。總不出其範圍

矣。予意取一平方板。從橫界畫。如棊罫然。而經緯皆以百分爲率。以便算也。然後如其式而截之。增減離合。以度求數。數無遁情矣。若更於大方之外。增四弧矢。如周禮衍羨之法。以證圜徑眞旨。而方田少廣諸章其餘事耳。嗚呼。異哉。安得遇斯人而與之談度數之學哉。

年來過飲。一覺之後。達旦不寐。蓋酒性熱。催血入心。故易寐。血聚于心。卽催之而入百脈。心虛而繼之入者少。故易覺耳。此亦非攝生所宜也。

乙亥春。同諸子游壑弇。弇本汪氏園亭。俗稱賽西湖者也。歲在辛亥。予年二十三歲。偕顧小謝初遊臨安時。予鄉達盧瑞臣分司嘉興鹽鹺。予友兄李虎文贅于其家。往訪焉。虎文設席於此。款小謝及予。爲終日歡。如昨日也。屈指計之。二十六年矣。瑞臣虎文皆作古人。予與小謝亦頭童齒豁。而壑弇頹敗零落。盡改當年面目矣。自非金鐵爲懷。能不淒然泪下也。

盧子由武林人。聰明博奧。間世異人。醫道迥出尋常。著有傷寒論金鍾。用教典釋文之法。解仲景卒病論。精深微妙。世人不復能讀。板廢不行久矣。予來杭。不及見先生。獲與其諸子游。亦皆不能言其父之學矣。惜哉。

余在西湖。從未嘗一識玉泉寺。前在漢上。王鹿田先生極言玉泉觀魚之妙。乙亥春。特往觀之。寺在岳墳之西。池中魚色異常。多藍青色。有極大者。飛魚二。皆四翼。又有白魚。遍身青花。儼如江西景德鎭所燒窯器。瓌瑋可觀。可謂名下無虛矣。

我友梅定九中華算學無有過之者著有中西算學通一册凡若干卷易泰西橫行之術爲直行籌甚簡明也

林益長著有聲位左編一册益長名本裕遼左人滇撫林天擎第四子也向與龍友時可輩爲友龍友札予言其人後同湯建五過吳門訪予不值留此書於宗夏處益長之學蓋本之馬槃什馬槃什馬三寶第二子少年形豐偉過人乳下垂長尺許以巨碗藏乳下不假係縛行數武不脫落聰慧絕人不假師授自悟等韻字母之非更爲新韻雄視宇宙嘗謂人曰假我數年以盡聲音之變雖鴉鳴鵲噪吾有以通其語言矣滇黔平槃什亦就僇廣陵散于今絕矣其書已經版行予求之數年僞周降將皆武人不知書無有藏弆者竟不可得家忠嗣云其父成璧亦異人少爲羣盜未嘗讀書識之無乃古今之世代治亂是非成敗爛如指掌所著見聞錄若干册明末清初雜事皆口授小史書之文亦可觀其籍忠嗣有之余尚未之見也益長之學得之槃什爲多以開承轉縱合配宮商角徵羽即陰陽上去入也豎照華嚴字母十二位別立閏位一共十三攝橫開二十五聲華嚴字母之二合三合皆具一焉別有有音無字一位爲號識之有字音者亦止二十二位耳以一入聲收六平三上去入如公　鞏貢穀孤　古故穀句　狗彀穀是也餘不異人意惟六平收一入聲爲斛獲耳予向以平聲倍于仄聲上去多于入聲以一收三尚未確見也義理無盡心思亦無盡人苟能格致不患其窮也兒子阿燮因林本著音譜一册不分五音以入聲爲門每門收三韻如穀字一門收公句孤三餘倣此界畫精工字亦端楷宗夏在秦中與之深論此事互有發

明。然二子皆以五聲爲非。謂上去皆有陰陽。則大愚也。普天之下。皆不知有四聲。而此竅發之于沈約。沈氏四聲。平聲獨二。已伏五聲之根矣。但未確分陰陽耳。周德清蕭尺木等。確知有五聲矣。而世之言音韻者。尚多未悟。予幼未見諸家韻書。已確見此理。所定韻譜悉五聲。馬磐什林益長之說。後聖復起。不異同也。而阿燮毅然著書。宗夏作書與龍友。辨論宿聞習見。封錮聰明如此哉。舊冬宗夏初歸。始爲之倡明此事。阿燮正不知何日方有出頭之會。嗟乎。物理幽玄。人知淺眇。安得一切智人出興于世。作大歸依。爲我啓蒙發覆耶。

注疏家以經緯爲星。次舍爲辰。又有以無星處爲辰者。非也。予謂五緯爲星。經星爲辰。此非臆說也。論語以北極爲北辰。又大火爲大辰。皆可證也。記曰。日月星辰繫焉。既言繫。則非次舍與無星處矣。

征誅。一大局也。郡縣。一大局也。入主混一。一大局也。其相距皆一千五百年奇哉。

一十二銖爲籥。籥管也。二管合二十四銖。二十四銖爲兩。兩雙管也。故字像之。十六兩爲斤。則三百八十四銖。故曰易重一斤三十斤爲鈞。月數也。

文勝質則史。注家以史官皆史解。皆不可通。史祝史也。惟司威儀。誠敬非其事也。

姑蘇華山之西。有僉名合流門。臨小池。古樹一株。天矯盤曲。數百年物也。門額乃趙凡夫趙王百谷所書。

屠儉名。滑墅人。陸西朋故人之子。西朋受其父之託。而無地可置。暫寄友人家。西朋一身。尚無置足之地。今又多此一番承當。心身俱累矣。吾輩最易犯此病。不可不痛自戒愼也。

顧一本作顏俊之曾識心誠和尚云在山見古樹一枝大數圍爲之作禮此眞古人何處見斯人耶

酒食先生饌注家皆云先生父兄也胡不曰父兄而曰先生且對父兄言宜云子弟而云弟子則先生云者非父兄明矣

獻字舊解云賢也錢愼莽曰若以賢稱獻則文獻不足云者豈有夏商遺老至春秋時猶有存者邪

武林鳳山門即正陽門也國初改今名

錢唐江中之舟類湘中之扒槑大抵灘行皆此類也所張布帆大約有二一如常式一橫張如壁中橫披如軍中號旗或左或右此他方之所未有者吾聞海舟有爲羽帆者左右斜張如鳥之舒翼云甚便此得毋類之但不審何故獨用之此水也

七里瀧山水幽折非尋常蹊徑稱嚴先生之人但所謂釣臺者遠在山半去江約二里餘非數千丈之竿不能釣也二臺東西峙覆以茅亭其西臺卽宋謝皐羽痛哭之處也下有嚴先生祠今爲營兵牧馬地矣悲哉

李偉公僑寓蘭溪大書一聯曰郭有道掃地則可王子猷種竹不能名士風流居然可見

姜子發云曾聞朱未孩言火炮中彈子必于沙中磨之極圓出砲門後空中之氣不能阻礙其去必遠搗蚯蚓成漿以箭括淬之其鋒之銛利過于磨錯此二語余所未聞者拜教多矣

金華形勢南北山高峙前後雙溪之水匯而西流自是大國規模然非用武之地也

子發言其令伯端公諱應甲後更字聘翁明季甲榜進士家于盤上自號盤上先生國變後不入城市髮氈氈垂兩耳著有名山四藏等書今亦不可得見矣景門亦言其令伯崇禎朝拔貢鼎革後卽棄去終老荒村未嘗見一俗人家貧好飲嘗袖殘帙提壺易酒蹩躠行風雪中絕不受人憐能詩善填詞景門誦其一二首皆泠泠可聽此等人物皆當爲之作傳無使漠漠無聞也

總河靳輔疏言從淮安運糧二萬石自黃河泝流而上以賑關陝之飢周郎風便直抵秦川漂沒之舟五隻而已此亦千古之所未有也

子謄言黃河之水泥沙在上其下乃清流也靖逆侯張勇令人于蘭舟橋施百尺之繩而沈桶于河底桶上有蓋以機約之桶至底而機張蓋啓水入繳之而上則機復閉其蓋濁水絲毫不混也以之烹茶美過金山第一泉矣

衡陽縣學在小西門外門臨西湖相傳爲周元公母舅家故宅元公曾寓此學之西偏有愛蓮祠祀元公也

涵齋言朝廷今將于襄陽開河直抵潼關以通楚漕大人來襄陽會同川陝總督佛倫湖廣總督丁思孔議其事正月十三日所差內閣學士德珠等卽其人

今之學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縱使博極羣書亦祇算半個學者然知今之學甚難也農政一事今日所最當講求者然舉世無其人矣卽專家之書今日甚少以予所聞惟此峽耳徐玄扈先生有農政全書予求

之十餘年更不可得紫庭在都時于無意中得之予始得稍稍翻閱玄扈天人其所著述皆迥絕千古然此書先生未竟之稿而方國維方岳貢重爲編輯者也故讀之不能暢人間或一引先生獨得之言則皆令人拍案叫絕意欲摘其數十則錄于日知錄內而卒不暇也

意將楚水圖記所標古今沿革城池里至隄防等更摘水經注中有合于今日者更錄一通分爲四册以江漢沅湘爲之經而諸水緯之亦少可觀矣

正黃旗都統公常泰啓奏八旗每佐領添設滿州砲手一名于二月二十日在蘆溝橋放演紅夷大砲十日奉旨去

直隸巡撫郭朂爲申嚴盜馬之罪等事嗣後有盜馬一匹以上者不分官私其竊主不分初再犯及馬數多寡概發邊衞充軍其牧馬人自盜私賣者亦照盜馬治罪

大學士伊桑阿等傳上諭聞得厄魯特噶爾丹乏食甚窘向伊所屬番人索食有前來哈密信息哈密地方與邊口甚近應將寧夏駐防滿兵發往甘肅提督孫思克處預備孫思克亦將伊所屬官兵整飭預備此外伊省內就近官兵有應調遣預備之處孫思克一面調遣預備一面奏聞又貝子察漢巴兒弟班第從虎諾兒來時從西喇他喇行走邊內會着一拉固山庫圖克圖亦從邊內出去似此私竊行走邊上官員如何竟無覺察將此處亦行文孫思克將邊上官員嚴行申飭爾等會同兵部察議具奏

會議西安等處流民招徠復業查順治十年定例內在盛京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百名以

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五十名以下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若數外多招每百名加一級其遼東地方廣闊田地最多招去官民任意耕種俱照開荒之例一百名每戶給播種牛一隻幷犁具等給銀五兩僱覓人工銀二兩不論旗民文授知縣武授守備招徠七十戶給以播種牛隻犁具穀種僱覓人工銀兩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招徠五十戶給與播種牛隻僱覓人工銀兩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其招徠人送至西安府將戶口數目牛隻穀種僱覓人工銀兩照數交給之日布政司給發實收該撫將所招民人花名數目造册咨報戶部之日移咨吏兵二部案所招數目議敍卽用俟命下之日通八旗包衣佐領幷直隸各省遵行可也

予寓衡時偶過吳舜德適有數十人來買筆則靖州人來此買魚種者也予問舜德曰靖州至此甚遠且路由寶慶武岡州萬山道甚艱險何故至此收買耶舜德曰楚省惟衡州產魚種他處皆不生予曰衡州魚種產之塘中耶曰非也卽在湘江中上自常寧界之柏坊鋪下至樟木市凡一百餘里內天地自然之利獨鍾於此四方之畜魚者率于夏初來衡收魚種焉土人居之以罔四方之利稅于官者不下千餘金其利可知矣噫異哉夫湘水發源粵西歷永州衡州長沙岳州合洞庭以入江不啻千里誰爲界限獨衡之百里內產之湘水浩浩北注乃不移而之他邪此亦物理之難于推論者矣

癸酉四月望後二日舟泊昭陵夜臥至夜半卽覺碧天如洗皎月自篷隙照入舟中如白晝也對之淒然予嘗有詩曰孤舟寂寂更無鄰惟有長安月照人亦十七夜舟中也而苦樂之致不啻天淵矣

涵齋言許盛未遇時以飲博爲性命貧甚衣不蔽體涵老見其胸襟意氣迥出儕輩以飛將軍目之曰天下若亂子必大貴盛感涵老之言攜魚沽酒與涵老痛飲而別然聞其貴後頗驕縱涵老以此少之

圖麟言有張道人來長沙以元門清靜導引治病有效圖老問之曰予每見人因坐功而致病者多矣未見有坐功治病有效者也今先生用之而效何也道人曰世人執一死法而治諸病如醫以一方而療衆疾非獨不效必致殺人今我因病以用法如醫者診病以處方所以起沉疴如操佐劵也予曰此與禪波羅密合摩訶止觀中有觀病境一科即其事也圖老曰彼人于法門經典暨諸家語錄皆通曉而墮此窠臼何也予曰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言性北宗則曰性命雙修南宗有五祖北宗有七眞也眞皆祖王重陽各有語錄而丘長春盤山語錄爲最其學先了心性謂之性宗後以坐功得丹得藥謂之命宗故曰性命雙修其言曰修命不修性卻似鑑容無寶鏡若還修性不修仙萬刼陰靈難入聖其通曉釋典語錄者特藉此以了性也圖老曰彼又言有添油接命之法何謂也予曰此清靜而兼陰陽者也彼以人之色身或有變壞或值遲暮色力已衰不能修清靜以了性命則置鼎器取坎離以補完先天然後清靜可修謂之泥水金丹其言曰竹破還將竹補宜抱雞須用卵爲之更有始終皆用陰陽全不講清靜者兩家互相是非鬨爭未有已也圖老曰予復往值與人談爐火燒鍊事曰神丹一就服食而拔宅飛昇圖老問之曰飛昇者飛向何處道人曰昇天耳君獨不見旌陽許眞君之事乎予曰此等語皆爲列仙傳所欺耳予因出壬申正月十八日遊南岳日記共讀一過至金庭王振公爲董沖陽所惑及岣嶁禹碑下云古今人

非自欺則欺人。與爲人所欺耳之三語。以相印證。圖老大笑曰。先生可謂先得我心者矣。圖老曰。念佛以了生死。今之念佛者。只欲了死。未嘗欲了生也。宜乎舉世念佛。未嘗有一人能出生死者也。

閱紫廷所收藏西岳圖。共三十四幅。乃錢塘人藍謝青所作。謝青名流筆墨。大得藍田叔家法。必田叔之族人矣。三十四幅中。法荊浩關仝者十之七。法李營丘范華原諸家十之三耳。蓋關仝長安人。雖未作華山圖。而筆法皴染。皆從華岳來。又嘗師事荊浩。合而成家。猶之李思訓生成都。便有三峽氣象。米海岳游宦京口。便多北固山色。此古人不師人而師造化之明證也。此册多倣關荊。深爲得之。

第一幅爲登太華初地。東爲中方甕肚峰。西爲山蓀亭玉泉觀。由老子洞入谷。迤東爲三里厂五里關。入則靈官殿。谷口竅坎鏜鎒有聲。第二幅爲希夷峽。有古木蟠根。石外飛湍瀑流。東山峭壁。一綫直下。第三幅莎蘿坪。東壁爲小上方。大上方。鑿石攀梗而上。多樓居。迤南爲會仙臺。白鹿觀俱在雲臺峰下。第四幅爲凌雲臺。木橋高架。橫澗而渡。東上爲凌雲臺。宗武曰。當作凌虛。第五幅爲青柯坪。跳石越澗。委蛇上陟。過十八盤至青柯坪。第六幅出青柯坪眺望。三峰壁立。與天接。衆山皆成培塿。第七幅雨過行雲。瀑瀉五千仞。如匹練下注。第八幅北斗坪。南爲臥虎石。北爲玉女峯。南一石。廉隅方整。爲毛女拜斗石。徑下一穴。爲古烈丈夫祠。第九幅爲青柯坪而上。東折爲茅葺。北折爲藏經閣。復東爲回心石。第十幅回心石北上。登千尺峽。從石罅中懸梯陡陟。出百尺峽二仙橋。溫神洞。折而南爲鐵牛臺。北爲

胡孫愁車箱峽抵雲臺峯過此峯石愈崎險皆傴僂罄折而行第十一幅爲北峰俯視城郭村墟俱在有無中第十二幅由石坊附壁蟹行蒲伏至仙人砭下臨黃神峪再附壁上金天洞臨深莫測第十三幅爲蒼龍嶺長五六百丈徑止二尺許西崖峻削幾千仞行者股栗即韓昌黎痛哭寄書處也過此灌木仄徑抵將軍面及五將軍樹雖鑿叢鳥道無以踰此第十四幅過五將軍樹前一巨石若困截嶺橫阻而出又一小石若堵虛懸徑外皆極險難陟踰此則見仙掌矣愈峻愈危有徑如括曰天門所謂箭括通天有一門也曰宗土祠地形稍坦東壑則黃神峪飛魚諸山羅列三公山前若拱若伏第十五幅爲中峯頂經茅葬石版再上文昌閣俯視萬松如青玉案登西峯頂則有摘星臺捨身崖飛來石蓮花峰南折則爲蓮花洞爲帝之別宮石嶺下爲帝之上宮玉井在前浸淫而出凡二十八坎注北壁瀉下爲飛瀑

第十六幅爲西峯下諸山第十七幅爲西峰下白石嶺曲徑層折登老子鍊丹處再由草徑東轉則南峰之半第十八幅南峰高出東西峰上觀日出最奇北下而東峰曰落雁曰顯靈宮第十九幅從顯靈宮穿白石峽爲避召崖大石偃覆若雲內一洞似希夷像第二十幅東走爲雷神祠避召崖一石坊曰天門石徑下趨南壁復東上曰聚仙臺下一石中空東南兩隙如牖內一石榻外一石龕供八仙像天造不假人工第二十一幅乃太華南峰之南壁直下五千仞郤對三公山從天門小徑附壁走木棧爲賀老避靜處懸崖奇險上峰下壑各去數十丈書全眞崖三字大幾如屋第二十二幅爲博臺相傳爲秦昭王從天神博施以鉤梯懸崖東峰之東徑由華陽洞握索懸空而度太華絕險處也第二十三

幅玉女峰。突附於東峰之半徑。從石隙上一巨石若龜升立。建祠其背。前一石坎爲洗頭盆。水四時不竭。北臨仙掌。第二十四幅東峰下眺城堡。煙景蒼茫。洮洛諸水。流入于渭。渭與河合。東折注潼關。倚華巍南扼首陽。北接中條。遙指龍門韓郃諸山。秦晉界限。于是乎分。第二十五幅爲華岳全圖。第二十六幅西岳圖。案漢始立時。唐乃立廟。世代屢遷。跡多湮沒。獨老子係青牛枯檜猶在。今築城爲衛。校唐稍隘。五鳳樓前爲壁亭。左右爲坊。爲門。四角爲臺。爲樓。入櫺星門爲宮門。爲大殿。次入內宮門爲寢殿。再入內宮門。引水爲池。爲橋。爲臺。臺上爲閣。額曰萬壽。高二十餘丈。正對南峰。第二十七幅華陰曙望華岳圖。第二十八幅進仙谷。過石梁。出石門轉東。望毛女峰圖。第二十九幅青柯坪秋深圖。第三十幅蒼龍嶺雲氣圖。第三十一幅玉井泉聲松韻圖。第三十二幅西峰晚霞圖。第三十三幅太白呼吸通帝座處。秋月爲最。第三十四幅太華雪圖。

馥庭（一本作庵）向在廣西太平府。極言其山川奇秀。草木鳥獸之瑋奇。而水土大惡。外卿人不可居。人蛇之毒最異。遇婦人未有不纏之至死者。見其來急。解裙以覆蛇。蛇卽盤旋於裙而不能去。人遂得而殺之。以內典之說推之。則多淫好內者之業報也。

魏德眞言砂汞八石。一遇黑鉛。如油入麵。永不得清。惟鍊丹須用之耳。此言深合予心。非久于其事者不能爲此言也。

因憶往事于白雲遷客之章。見其中之委曲。蓋有大不得已之苦衷。未可爲人道者也。余當時已見及于

此反以深求而失之今其中尚有可疑之處然已得其八九矣

宗武言朝邑縣民婦羅氏其夫鐵工也隨大兵征雲南不歸不知存亡姑病革婦禱于西岳金天聖帝若姑病愈誓于捨身厓投厓以報姑病果愈婦同其姑其兄登山完願登大頂至捨身厓以裳覆面奮身而下疾于飛鳥其姑其兄臨厓大哭時宗武尊人長發先生令華陰衆報縣令人從巍峣至山後覓尸絕無蹤跡華陰縣存案移朝邑逮其姑歸而婦則安居室中矣云投厓時已昏去耳中聞風聲甚久既甦則仆于其家庭中云朝邑令回文至華陰述其事自華山至其家約八十餘里（朝邑在華陽之北而捨身厓則華岳之南峯也時康熙十六年也此事經華陰朝邑二縣勘核決非虛誣然非思議所及之境矣

孫宗武言今世全眞道人所謂龍門法派者皆本之邱長春其地則王刁山也王刁山在華陰太華之東奇峭次于華岳開山之祖乃王刁二師故以人名山邱長春曾主其席演派至今徧天下也其法派凡二十字曰道德通玄靜眞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貞明至眞字輩有馬眞一者（世號顛仙）言其不死今猶在遼東云今與復白雲觀道人王萊陽乃其嫡派萊陽名清正今白雲觀已煥然非故矣蓋宗武于華陽時已與之友知其人甚悉又言華陽道派有二一太華一王刁也太華宗陳希夷王刁宗邱長春

宗武尊公諱雲錦字長發四川成都人蜀府儀賓也綏寇之亂出奔京師遂寄籍順天辛卯舉人

華山之背東爲潼峪蒲峪西爲甕峪又南則維南縣界

王刁山之口爲杜峪有甘露寺寺有月季花樹大四五圍枝陰一院天下所無有也

癸酉五月二十一日湘水大漲傳言永州出蛟地陷漂沒民居見有佛像大樹順流而下其言匪誣但傳言不一未知何地

癸酉九月初三日茹經之子蓮舟同衆飲酒大醉至初四夜猶不醒移出二堂予診之六脈俱絕矣至初更時死異哉予今而後知酒之能死人矣

余枚吉詳述其尊人去世之異枚吉尊人字西厓卒于六月十五日兩手結印端坐三日夜垂鼻玉筋至腹頂上氣蒸如火更有風雷之異予問枚吉先生平日作何等工夫云先人素不信內典一日客淮安靜土庵恍然有悟曰吾幾錯過矣自此持誦金剛經不輟遂能作禪家語辛未春夢游佛國徧參數萬金身云

圖麟述其前日見里巷鄰家有喪往來雜遝而已獨立門前肅然無事援筆書云世俗之禮不行世俗之人不交世俗之論不畏然後其勢孤勢孤然後能中立予聞其語亟令圖老書其語于便面以贈伯筠蓋此語乃伯筠對鍼之之妙藥也

李殿公先祖諱口于崇禎末爲臨洮總兵屢立戰功與曹文詔齊名詳載綏寇紀略

殿公極言覺羅準大之賢準大一名朱克號松厓隨簡親王南征至廣西忽有志于學與殿公友善殿公偶與臨桂巫山隱者王佐人雨中相遇見其貌而知其賢同僧渾融入山訪之留信宿而返遂請其入城爲松厓講論語松厓從此識義理有志於聖賢之學矣一日郊行見張別山墓荒蕪不修問知別山爲明

末死事忠臣遂大慟歸出橐中金幷毀金銀酒器共得百餘兩大修別山墓道立碑碣置田若干畝招農夫一家六人爲之守冢事竣招諸賓設祭禮畢自拜守冢者又以銀六兩幷禮物贈之涕泣而去嗚呼仁心爲質慕義無窮松厓有焉

又有辛公者亦滿洲人讀周易深有所得自廣西出兵滇中窮不能辦行裝能義命自守隨寓而安後歸粵西蕭如也

僧渾融者督師何雲從之部曲也何督師亡後遂披薙爲僧

觀音巖在永興縣西五六里巖高數十丈臨江壁立懸厓覆洞山足至洞頂高八丈許洞之厂上附頂處架木爲龕可布三四席中奉普門大士象懸梯以登梯凡三十四級下臨江處爲僧舍遠望之如方壺蓬島自庵後循梯以登龕梯三接皆陡立自下望之如登天登龕縱目遠眺心神爲之條暢江中巖前有師子石爪牙頭目逼眞水漲時舟遭之立碎耒人以形家言鑿碎其脣齒云庵之西別有靜室一所爲樓三楹亦在懸厓之上有平地丈許鑿石級三層不可鑿者補之以梯去平地有六七丈壁有石坎大如斗中有泉水盈一掬冬夏不涸鑄觀音泉三字靜室之結搆猶未就也

永興城中地高於城牆者丈許亦一奇也

永興以上山益奇峭無寸土溪流曲折層累而上多灘險舟行甚艱東南五里許有彈子厓石壁臨流壁上有小孔無算員如彈窩俗云漢李廣過之彈壁而成此荒誕可笑又東二十五里爲侍郎嶺石厓下有

穴。可泊舟。俗傳唐韓愈謫陽山令時。曾泊舟於此云。

程江口在永興縣東九十里。有程江水自東來。流入耒水。案。程江水發源有四。一出回龍山。一出梧鳳山。一出九峰山。一出周源山。合流而西至程江口入耒水。其地出煤炭。賈舶所聚也。

郴州地當騎田嶺嶠。高在天表。相傳郴地與南岳祝融峰齊。理或然也。自瓦窑坪而東南。山皆秀麗。林木叢茂。溪流湍激。漩覆處爲轉水之車。設架置軸。貫二輪于軸端。外巨于內十之一。有奇。輪周列三十輻。絚藤爲之。以湊于軸。兩輪之間。相去約六七寸。編竹爲方苅。置之兩輻之間。以爲齒。以水之高下爲低昂。沒于水際者十之三。齒端橫竹筒如輻之數。外軒而內輊。軒者低。留節而竅其輊之端。順水之勢而斜帶焉。湍水激其苅。苅行而輪動。水只知帶苅而流也。而不知苅之反出水而上矣。只催前苅之上也。而不知後苅之復水而下矣。只知帶苅而動也。而不知筒之已攜水而升矣。筒攜水而升。勢既低斜。水必下注。迭出迭入。迭注迭轉。刻木爲槽。橫于輪旁。以受水焉。承之以槻。分灌田間。名曰筒車。此法不用人牛之力而水自升。亦水法之最善者矣。中原江浙地水平衍。但有山水處。卽堰壩而爲之。惜無講究及此耳。郴諺曰。一灘高一尺。十灘高一丈。仔細思量起。郴州在天上。信矣。

蘇仙橋有郴江祠。祠祀柳毅。俗傳毅郴人也。

郴州湧泉門烏石磯。在溪側。平地突出一磯。嶙峋秀皺。亦一奇觀。若移此石於中原。不知受米老輩幾許隆重也。

烏石磯旁有斷碑一片題曰唐宰相劉瞻故里郴土俗傳有九仙二佛劉瞻九仙之一也瞻爲唐名臣以直諫顯乃有劉氏三仙之說不知何據

郴州城東橘井觀爲蘇瞻故里道書中第十八福地也宮觀規模稍存古意庭前古柏二十圍滑澤無皺皮夭矯三十餘尺趙宋以前物也橘井在庭中甃砌嚴整古跡中之最有據者

義帝冢有祀乃郴州舊學宮故碑數十座略無可觀天下廢物無過於善知識語錄與學宮碑碣者矣登隴讀古碑乃元至元中所立者義帝滅秦興漢爲世界升降之機樞擬作一詩以悼之

江南僧廓然者建庵于宜章中途武勇絕人與賊鬬皆披靡而去或有歸依爲弟子者

蘇仙山上爲靜思宮中爲中觀下爲白鹿洞靜思宮在山巔亦頗高中奉蘇耽母子像屋宇皆堅緻略無登眺之致宮後有亭亭中一石臨厓垂垂欲落鐫沈香石三字云蘇耽跨鶴昇仙處也亭中有蘇耽跨鶴像鶴形肥胖如鵝見之令人失笑其上更有茶盤石此地稍可然苦無水中觀門臨流水絕勝靜思然屋宇頹敗僧亦不堪上一層有小閣可以眺遠觀前地有仙桃乃土中石子掘得之云磨服可治腰痛又云能治百病此物形如腰子治腰腎痛理或有之白鹿洞石秀絕洞宏敞東南向高丈餘深尋常石乳所結如華蓥下垂東北一小洞可傴僂而入云極深遠可通永興瓌瑋可游覽使在下江不知裝點何似矣洞前一亭乃州牧陳允臣所建石壁上鐫宋淳熙中諸人名氏字亦可觀予爲之徘徊流連而不能去云

郴州吏目陳思安初隨大兵駐荆州後從奮威取寶寧乃僅得此一命功名之會難言之矣昔人言軍功

河功爲古今取奇之二竅。一往語耳。

思安言郴州腳夫盜取廣客貨物。變怪百出。皆有至理。如廣錫式如門檻者。曰門檻錫。每塊約重五六十觔。廉隅方正。鑿之印記。亦非負之而走。烏能于中盜取分毫乎。其法取錫塊。以繩纏縛入釜中。水煮百沸。錫塊周圍雖極熱。然爲水沃。則不得烊化。其中心去水既遠。熱氣所逼。全在乎是。則已化爲汁矣。取錫離水。以熱鐵箸透取一竅。而軒輊其兩端。錫汁從孔中流出。取足而實其竅焉。錫塊周圍不改舊觀。而中心已虛矣。又廣錫每十口爲一捆。捆載而過嶺者。踵相接也。先置最小者一捆。而易客之次小者。所爭分寸耳。客固不覺也。既又以次小者易差大者。層疊偷換。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不數番。化最小而爲最巨矣。嗟乎。盜亦有道。不止妄意室中之藏稱聖已也。天下事未有不從格物致知入門者。觀郴賊之盜錫可知。而今之讀書學道者。皆鹵莽滅裂以從事。何怪乎役役終身而無所得也。爲之浩歎。

萬壽念禪師之道場。在興寧界上之萬壽山。

憶予年十四時。始見南華便有放翻宇宙之眼界。所苦者字句之間。時有窒礙。遂搜諸家注釋讀之。家塾之中。藏書不廣。郭向古注而外。惟副墨與會解耳。會解乃明烏程潘基慶良耜氏之所集。以內七篇爲宗。取諸家之注。總注于每篇之後。又以外篇雜篇各以類從附之。卽以莊注莊也。逍遙游則附以繕性、至樂、外物、讓王四篇。齊物論則附以秋水、寓言、盜跖三篇。養生主附以刻意、達生二篇。人間世附以天地、山木、庚桑楚、漁父四篇。德充符附以田子方、知北游、列御寇三篇。大宗師附以駢拇、徐無鬼、則陽三篇。應帝王

附以馬蹏、胠篋、在宥、天道、天運、說劍六篇而以天下一篇冠於册首。曰莊子自序。先君所藏本。只有逍遙齊物養生之三卷。後四卷偏覓不得也。後遊吳門。見金聖歎先生所定本。亦依此序而刪去讓王、漁父、盜跖、說劍四篇而置天下篇於後。予嘗問金穉弓曰。曾見潘本會解否。穉弓曰。唱經堂藏此本。今籍沒入官矣。則聖歎當時印可此書可知。予求茲全帙久而未之見也。寓郴時。于無意得之。自人間世以後。皆當日所未見者。道德會解。則節取古今釋道典籍。及諸家注疏。拉雜注之。無義例倫次。殊不足觀也。南華會解人間世篇引羅勉道曰。莊子爲書。雖恢奇佚宕于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合。鬼神變幻。要自不可缺。古今文人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官解祠。見漢郊畤志。庸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爲義。其脰肩肩。乃見攻工記。梓人爲磬文。數目顧脰。肩即顧字。如此類不一而足。而士無古學。不足知之。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苟非迥出人情之外。必不能成大計。若夫王道本人情之言。爲天下人言之也。

王騰蛟家有一狗。斑斕其毛。呼曰斑狗焉。每月初二、十一、二十一、必齋三日。值齋日則不食終日。糞穢水漿。略不入口。置飯于其前。必臥而守之。有雞猫等物來食其飯者。必起而逐之。復臥而守之如故。至次日始食。百不失一也。

計數之學不能獨特明悟必假器以爲加減乘除之具焉若古之六觚之籌今之七珠之盤皆所記繁多之數補記載所不及者也余以爲凡物之有數者皆可用以爲計數之器物之大者莫如蒼天然彼蒼者特寰宇中一大算器也何以言之渾天之形兩極不動赤道中分界而爲二是計數之一大盤也宮次十二縣象昭然三百六十五度井然不紊是盤中之三百六十五位也二曜五緯參伍錯綜或入北陸或出南陸少者二十七日一周于天多者二十八年一周于天則位位皆具算珠而二曜所以紀總五緯所以紀零也于是章蔀氣朔定而百千萬世之歲月時分杪莫不可紀矣彼聖人者敬授民時俟百世而不惑豈有異能哉不過以蒼天爲一大算子耳

王元穎題畫竹二首創盡穠華是此君碧櫚銀沼醉氤氳全憑出格幽微韻體出無聲太古文定裏只消風引月夢來惟覺水依雲襪材寫盡湖州派清影知他聞不聞一解籜初篁葉未開紛紛何物點蒼苔非關何宴眉閒落應是湘娥淚裏來無力豈堪題漢署不妝空自散梁臺王猷正喜看新綠飛雪還驚墮酒杯二

野語云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如至後一百六日爲寒食之類也嘗聞判太史局鄧宗文曰豈特此爲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若小盡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足則復

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假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看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盡算悉有歌括。惜乎不能盡記。然此亦曆家之淺事耳。若夫精微。則非布算乘除不可也。余歎舊曆乃爲此等歌括之所限。其疎漏不合天行可知。然亦不可不知也。

明宏治十六七年間。荊塗峽間。忽有水怪作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壅而旁溢。春六濠潁之間。田廬沒。商舶至湖時。遇怪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大浪三四。掀逐而來。人艇俱沒。以是士人名其怪曰趕浪。相諱不敢犯。又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臥沙際。方報告驚諦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于是又名神木。如是者又四五年。正德以後。患息。人復見于渦河中。己巳歲。渦河乾涸。通騎相傳。又徙于潁水。後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墨談曰。此物或卽巫支祁也。余聞洞庭湖中。近亦有巨木作怪。蓋木有生性。較飛潛之物。特未脫根於地耳。不如金石之冥頑也。木旣經數百年之久。其得于天者旣厚。而復脫根于地。又漂沒于水中。常得水土之滋。其爲怪也。不亦宜哉。

汝州之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率數十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癭。夾錫錢所以治沙土也。楮記室曰。因思惠山泉清甘于二浙者。以有錫也。余謂水與茶之性最相宜。錫餅貯茶葉。香氣不散。錫壺煎水。久則土下沈。皆成鹹也。

古者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爲廬舍。因爲市以交易。故曰市井。楮記室引謂言云。

宋崇寧年。西都修築者。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首池中。則水不涸。置之果然。

元朝末年。官貪吏汚。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爲何物。其問人討錢。皆有名目。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齋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口窟。漫不知忠君報國之爲何事矣。劉繼莊曰。若明初吾不知也。明季耳目之所睹記。何一不然耶。

全邊略紀。桐城方孔昭潛夫之所著也。潛夫于崇禎初爲兵部職方郎時所著。共十二卷。其書略錄一代事跡耳。未見歷朝實錄。聞見淺陋。而諸邊形勝道里遠近。暨諸堡塞。毫無考訂。明末人留心邊計者。胸襟眼界只于是耳。可歎也。

古人以謂飲茶始於三國時。謂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羣臣酒。率以七升爲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爲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據此以爲飲茶之證。案趙飛燕別傳。成帝崩後。后一日夢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吾坐。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然則西漢時已嘗有啜之說矣。非始于三國也。

衡州六十里泉溪。五十里插草。五十里小江口。六十里新城街。六十里快一木作狀牌頭。四十里耒陽縣。十里阜頭市。六十里上寶街。六十里瓦窑坪。四十里郴州。

吉坦然江寧人流寓衡陽其尊人扈從永曆帝上雲南坦然時尚少亦隨之往甲午開科中式授大理府雲龍州知州後改授姚安府姚州知州清兵至投誠授蒙自縣知縣坦然隨其父往來于迤東迤西諸處知滇事最詳後出滇流寓粵東移衡陽焉余問以滇中諸事坦然多目擊者永曆之自緬歸也吳三桂迎入坐輦中百姓縱觀之無不泣下沾襟永曆面如滿月須長過臍日角龍顏顧盼偉如也有滿洲人見之以爲眞天子遂有密謀以圖中興者事泄誅四十餘人焉予曰我向聞其人而遺其人之名先生猶憶得否坦然曰亦忘之矣然于法場上見爲首者長七尺餘形如虎豹皆言其膂力絕人騎射爲滿洲之冠永曆以此益不得更延時日矣予曰聞帝崩之日天有風雷之變果然否曰吳三桂既得密旨請帝于北門庫飲弈遂弒之百姓初不之知也是日天極晴朗忽有黑雲起風雷交作城外里許有金汁湖在歸化寺側民儲水灌田者也有龍出于中蜿蜒升天頭角爪牙皆見衆方駭觀忽喧傳帝崩于北門備梓宮矣嗟乎人心天象如此而明竟亡天道果不可測也

本朝賜吳三桂四滿婦凡行軍必隨往此清制所以寵異諸王也

通天塔卽自鳴鐘也其式坦然覓爲之形如西域浮屠凡三層置架上下以銀塊填之塔之下層中藏銅輪互相帶動外不得見中層前開一門有時盤正圓如桶分爲十二項篆書十二時牌爲下輪之所撥動與天偕運日一周于天而盤亦反其故處矣每至一時則其時牌正向于外人得見之中藏一木童子持報刻牌自內湧出于中層之上鳴鐘一聲而下其上層懸銅鐘一口機發則鳴每刻鐘一鳴交一時則連

鳴八聲。鐘之前有韋馱天尊象。合掌向外。左右巡視。更上則結頂矣。此式未之前見。宜供佛前。以代蓮花漏。予懇坦然拆而示之。大小輪多至二十餘。皆以黃銅爲之。而製造粗糙。聊具其形耳。小用卽壞矣。坦然未經師授。曾于唵答公處見西洋人爲之。遂得其竅。然于幾何之學。全未之講。自鳴鐘之外。他無所知矣。

坦然善醫。涵齋頗稱之。予未暇領教。然甚言其難。似可與論此事者。

唐子霖言華山道士范上右。明季司禮監秉筆太監也。與王山史游有詩云。非求不死棲名岳。有媿貪生遠帝宸。亦中官中之有品節者。

紫廷言有明棄大寧棄河套棄哈密。而邊事日非。土木之變不至于靖康者。幸也。余曰。其崔浩之論劉裕。克長安而不能守。將急歸以成篡弒。明英宗之得歸燕都之不陷。不但于少保之功。亦因乜先謀圖普化。思結好于中國。精神之所注射。在彼不在此也。紫廷爲予擊節。

紫廷論趙宋規模。遠遜漢唐。今之稱復三代者。當曰漢唐明。不當曰漢唐宋也。宋只可比司馬晉耳。予曰。然。邵堯夫已見及于此矣。客有問國祚于堯夫者。堯夫以晉史封示之。後世只知神堯夫能預知靖康之禍。與懷愍一轍。而不知兩宋之事事合符兩晉也。

周獻之言其嬸之舅姓沈。字龍陽。山陰人。在都門。妻懷來人。生一子。不茹葷。得錢卽買香以供佛。年十八。以疾卒。其將死也。父母環而哭之。子曰。吾非父母之子也。吾前身乃老僧。寄靈于父母家。今去矣。後十年

吾更送一子以還父母送老人之終也十年後母年已將六十復生一子生三歲而獻之南來音信斷絕不知其後何如也

揭仲翔云福建邵武府太寧縣有石網山四周危峰峭壁中圍平地八十餘里惟一逕可入一逕可出百物畢具惟乏鹽耳恐桃源不能過也彭躬菴曰他日功成歸老鑑湖一曲吾已卜之石網矣

涵齋曰聞廣東省出兵傳言剿謝厥夫之餘黨也厥夫閩人爲盜于海上者

黃明亦閩人前聚衆于黎平官軍征討平其衆得其首上聞然實非其首也

虛谷大師本無錫秦氏其祖爲長沙太守遂流寓衡山宗族間已久不通音問矣師年七十有六而精健如少年視聽尚不稍衰其教下法派則本之二楞一兩固賢首也曾聽南華內七篇于耳觀師有省自此深好外典爲人直逼前古好學之誠出于天性更能誨人不倦毫無覆藏見處亦自超脫嘗受等韻之學于語拙韻主韻主眞定鉅鹿縣人爲黃山第二代教授師當明中葉等韻之學盛行于世北京衍法五臺西蜀峨眉中州伏牛南海普陀皆有韻主和尚純以唱韻開悟學者學者目參禪爲大悟門等韻爲小悟門而徽州黃山普門和尚尤爲諸方之推重語拙師幼不識字年三十矣入黃山充火頭寒暑一衲行住坐臥惟唱等韻如是者六年一旦豁然而悟凡藏典繙繹無留難者遂爲第二代韻主教授師歲在丁卯傳法南來五臺顯愚和尚甚器重之桂王聞其名延入潘府執弟子禮學等韻後養于南岳以終老焉虛谷師嘗從之學深有所得受付屬迄今五十年矣嘗抱人琴俱亡之懼逢人即詔之學韻聞余至甚喜予

于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自謂頗竊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然于等韻必殷殷訪問者則以唐宋元明以來諸書切腳咸宗等韻苟於門法稍有齟齬則不能得字而未經唱誦則聲韻不眞三四十年以來此道絕傳久矣間有一二人留心此事者未經師承口授終屬模糊不足學也大師始遇予于康甲夫家爲余唱誦通釋一過梵音哀雅令人樂聞確有指授非杜撰也余既願學大師復不吝教留彼數日而等韻之事畢矣

余髫年於燕都仁壽寺遇蜀僧大悅自言善唱等韻少少爲余言其梗槩不及學也後至吳門與朱甡庵爲友甡庵精音律而于等韻未有傳授檇李陳嘯菴先生著有皇極統韻一書亦精唱韻余雖得一晤而不及久作盤桓其後訪之緇流竟無一人矣

虛大師言攸縣人陳五簋字逸子別號南雲拾殘有慙岳吟于南岳死已久矣虛師藏其手書一卷出以示余猶是性靈之作東南不睹此音久矣余錄其自西山路歸文殊庵紀異一首太乙司元精天地受悃愊人有一雙眼正能悃愊中視天地數作一木敬身理無爲一山數里宕神奇安得不凜然肅穆以爲造物之險夷西山兩日雪客予正其期眠餐非細故主人賴扶持主人忽有行客亦匆匆就道去禦寒雖有衲力弱還存杖投杖于水不能止衲亦隨身隕樹底森竦荒冽險邃荒否用杖扶身杖不起四顧維目泉塞耳將欲開口何所語但見鳥無巢亦見虎有蹤深澗冰腹泉生齒祇畏生勇忿還于寒威相料理縱然步步成傾我杖我足不受恥穿林得疎竹樹間殘紅子□心亦覺適然喜方過溪頭渡遠水唐突瀰漫煙四起

聲咳震谷岳未大安知乾坤莽莽界灝灝肅肅神頑樸冥冥昧昧從所觸眼光咫尺落樹根將憑何物爲身尊注聽山犬吠無聲徘徊何處是山人由來此山抱惺惺怨尤攝盡收靈明倏然西林見一樹石出溪流不知煙去處振衲拂杖到谷口見雛逢橋如逢叟杖亦逸衲知寒還坐石頭看林樹他家童子遠道回遇我問我何處來我將語其故爲我言昨日不到野雞潭前山後山晴顆顆我行其間曾倮倮言晴未已山眞晴五峰擁出太陽精沾衣炤襟靄停停我吟童笑度高磴神怡氣爽閱一純向時過處無雞鳴南天門上微風雨穿袂收汗庾浸浸杖得東指到于城恍如有家作歸人十步百步易玄妙鬚鬠又似西山道西山道窈冥一作冥茫從此發深峭鸛雀飛起衣帶邊奔泉吼怒使之鳴不全蒼復蒼玄復玄須鬢俄然白懸懸吾聞元化所居混沌所游又聞須彌頂日月出其半麟鳳不敢遭赤帝駕言馳驟一本作驅我是俗下頑魯質獨趣橘上看波激前此橘趺雙足今日與杖謀寒杖不能立催我急下層層石將抵文殊庵又是燦燦雪苔映水晶玉界道引我登堂坐堂奧此詩運筆造語無不奇肆足見其人集中尙有數十首俱瓌瑋可觀不及錄矣

逸子有句云將心與岳安悠悠可思

虛大師又述一人句云一家寒露葉萬事暮秋蟬

甲夫言吳氏軍中有樂器曰知一本作花角以竹爲之如銅招軍式上安箬叫子以吞吐爲高下其聲悠揚悲壯調以宮商前此無有也

衡岳峋嶁峪古禹碑在焉。乃昌黎朱張諸君子亟思一見而不可得者。神奇恍惚。雖不可以理論。然非晚近物也。

小嵩山有靜室。衡陽先輩陳正典有書萬卷藏棄其處。前方遜一曾爲予言之。許爲予覓其書目來。不知何故杳無音問。或其家人不肯以書目示外人。

雙石峰有雙石寺。神禹跡在焉。予主康甲夫時往游之。三五里外望見雙石峰。有瀑流如匹練垂天半。石橋當其前。橫跨空際。奇秀如唐人畫。土人云。此名禹王橋。過此卽雙峰寺遝矣。余謂二子曰。此何異海上三山也。昔人有若作一日神仙卽死亦甘心之語。少時從此橋經過。詎非一日神仙耶。山下有石。在田中。長丈餘。其形如魚。頭尾鱗鰭畢肖。曰鯉魚石。又一石。形狀大小如前石。而半身埋土中。前半出土外。想見通州漫叟石魚湖上之樂。取路登山。更半里至禹王橋。卽山下之所望見者。橋在半水嶺之前。石壁陡立。瀑流挂壁上。橫飛斜挂。萬態千狀。俗傳此水爲羅漢運糧處。鄙俚可笑。聖元曰。時有魚自下逆水而上。乘水勢沿石壁而登其巔。不知其爲水往也。此爲雨兆。若自上順流而下。雖久雨必晴矣。余曰。必鮎魚也。曰然。非鮎魚卽黑魚耳。過禹王橋折而下。有方巨石二。相距一二尺。曰仙人對奕石。更半里至雙峰寺。寺在兩山相夾處。扁曰禹閘流聲。坐處黑暗。熱鬱不可耐。南岳名山而無精舍。缺陷世界也。

聚元言衡山草市人單循良。少習舉子業。長棄去。無賴。以事到官。知縣孫維震見其儒雅。詢知其爲讀書。命題爲文。稱賞之。賞以銀。令其歸讀書。後爲弟子員。其人知音律。自以其意譜漢魏樂府入調。皆合律呂。

嘗乘舟夜泊湘潭。月明如晝。叩舷歌離騷。聲裂金石。鄰舟數百多寢者皆起聽。無不泣下。沾襟。歌竟。東方已白矣。自此疾作。竟不起。今其墓已有宿草矣。循良奇士。惜其生于衡。無所聞見而早死。使其今日尚在。相見時必有一番絕世講究。而今已矣。衡山人或有知其學。他日入縣。當悉訪之。

仲翔言福建口氏之事。壞于易明。明舊包衣人也。仲翔知之甚詳。

裴勝功搆竹屋于筏上。隨水上下。門有聯云。接天煙水橫三楚。映水樓臺別一家。座中聯云。水底有天行日月。座中無地着塵埃。問之。其令姪筆也。今寓中湘云。

聽唐子騰與唐子霖談寧羌州王輔臣之變。助之亂者。雖有董九疇李國梁李國棟等。而先殺寧羌知州者。蔡元也。子霖甚悉蔡元前後事。敍其取秦州。守關山。及關山失而復取。困清兵于內。後由階州入川。求救于王屏藩。取漢中以通歸路。王平涼與官兵對壘。嘗獨騎追貝勒王入連營十三座。無有嬰其鋒者。聞之令人勃勃有生氣。今此公總兵于古北口矣。不勝浩歎。

聽子騰談趙勇略王奮威不合始末。蓋自勇略鎮寧夏時也。入川相遇于寧州。幾成吞幷。奮威亦危矣。余謂子騰曰。古云。山東宰相關西將。今之將帥。半皆閩人。然靖逆勇略。奮威功業。尤爲俊偉。三人皆秦產也。極西北與極東南。豪傑皆爲時出。吾徒亦何爲哉。

衡州苦瓜。卽北方之癩葡萄。江南之錦荔枝也。閩廣濱黔人皆喜食。味甚苦。非虛寒所宜也。

亦舟以優觴欵予。劇演玉連環。楚人強作吳歈。醜拙至不可忍。如唱紅爲橫。公爲庚。東爲登。通爲疼之類。

又皆作北音。收□開口鼻音中。使非余久滯衡陽。幾乎不辨一字。余向極苦觀劇。今值此酷暑如炎。村優如鬼。兼之惡釀如藥。而主人之意則極誠且敬。必不能不終席。此生平之一劫也。

康繼武吉安安福人。予因問以安福風物。繼武言姪孫康放仁奇士也。放仁字雱孫。天資過人。性穎悟。家貧無書。曾經其目者。無不通曉。通音律等韻天文歷法。不經師授。自能解了。占驗未來事。多奇中。平西昭武中。知後必復康熙年號。終身絕意仕進。嘗自言腹有蠹二十二卷。囊括萬象。未經筆之于書。繼武兄弟。雖其叔也。而以師事之。嘗欲授之以學。曰汝等稍有出頭日。當爲我覓寫書人數十輩。舂半年糧。以成此書。書成走下江。請政于諸大人先生。然後藏之名山。以待其人。繼武曰。余兄弟以奔走衣食。沈酣舉業。□八比之外。他無所言。歲月悠悠。以爲有待。不意其遽爾長逝也。逝之時。年五十二。今年亦不過五十三耳。死于去年辛未之季春。無諸疾苦。時寓一僧庵。先一日呼其子至。子年尚幼。無所知。屬曰。吾即死。汝斂我以白布二匹。以還我潔白之體。買棺只須銀一兩餘。不得至二兩也。無他屬。次日死。其子于研池下得一紙。乃細書其死之時日并諸未完事。云其妻不得于舅姑。自父母死後。終身不見其妻。少時留心禪學。晚年乃言禪學無用。余意其或得聞佛典也。繼武曰。曾來南岳訪破門筆墨。幾欲狂死。使今日尚在。得先生來。把臂入林。不知作何許盤桓也。異哉。余之此行也。如此人物。正予日夜之所禱祝而求之者。縱千里萬里。猶將買草鞋得得而往。乃在安福取道江西陸路之所必由者耶。余意其人遠勝王而農。其學不由聞見而入。得之于天者爲多。且名心淨盡。不假外飾。眞吾友也。先余來。而歿不及一載。而更無一人傳持其

學者生既同時且來其地而竟不得一見令人氣盡因思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安能必其無絕倫超羣之人好學深思心知其事者然眞實學問之人必不奔走風塵以求名譽我既不知如此人物乃在何許而彼亦不知天下有余相須甚殷而會合無由彼蒼蒼者性與人殊不惟不足以恃且似有意播弄顚倒者然不知餘生尙能得一二人以攄懷抱否寫至此不知涕泗之何從矣安福更有吳翁水者名雲年八十矣以文名深于理學大全綱目皆有纂述久客都下今歸老山中矣明末明經也又有管珏者字石楠善書竹亦先朝明經此二人者爲世所知今皆在安福然此等人又非余所敢亟見者

繼武言安福之西六十餘里袁州之界有武功山高與南岳齊而險峻過之中多古道觀朝山者四時不絕也又有蛤山山有洞曰石城深遠莫知所止潛通閩廣諸省云中有大川三有舟可濟游者秉燭入數十里至風花雪月四洞炬恐不繼多屆此而返者更前則阻水跋涉維難矣風洞中四時晝夜常有風花洞中石五色陸離嵌空如雕鏤至此儼入萬花谷雪洞中石白如霜雪瑣細如堆鹽墜絮月洞上有一竅透空天光所炤儼如半月亦天下之至奇也先朝郡人劉孔當字喜聞者未第時讀書於此嘗見二老者相對坐石上蹤跡之忽不見如是者數四矣後覓隱處以待之見其來也迫而就之二老者走入洞追而求之洞由此開前此未聞也此洞中寬衍宏敞遠勝包山之林屋而世人尙多未知孔當後爲名進士著有五經難字五經叶韻共若干卷上坿琉球紅夷字甲夫家有其書曾見之余聞此不勝驚歎前在甲夫家一住數日乃不知有此異書難字叶韻不關有無若紅夷琉球則正余所懸金而求募賊以竊者乃面

失之于康甲夫也紅夷文字必用蠟底諾語以合其土音必稍有異同琉球字又不知宗何國矣歸途當更過清溪以訪之胡案開石城洞者乃劉瀘瀟非劉喜聞也瀘瀟諱元當見先師日記

繼武又曰放仁昔同繼武在書舍其鄰即繼武之叔日修之所居也時當八月晚露坐納涼日修年方壯健醉後呵罵奴婢放仁聞其音謂繼武曰日修叔祖不久矣音與神離當不出兩月也後一月餘果暴疾而卒

安福西門外明三百年科甲不可以更僕數至爛木橋而止爛木橋無有登甲榜者矣橋東地名魚鱗劉氏聚族居焉烏兜陳氏則在橋西陳二止先生晚年靜極而慧生有來訪者必先知之或不當晤身先避去

于途中思得譜土音之法字宙音韵之變遷無不可紀其法即用余新韵譜以諸方土音填之各郡自爲一本逢人即可印證以此法授諸門人子弟隨地可譜不三四年九州之音畢矣思得之不覺狂喜由此而思方輿之書所紀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跡城池形勢風俗職官名宦人物諸條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概乎未之有聞也余意于疆域之前別添數條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製爲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食之分杪五星之淩犯占驗皆可推求以簡平儀正切線表爲一則諸方之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爛漫無論梅矣若吳下梅則開于驚蟄桃李放于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也今曆本亦載七十二候本之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也今之中

原已與月令不合則古今曆差爲之今於南北諸方細攷其氣候取其確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幾句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徵矣余在衡久見北風起地卽潮溼變而爲雨百不失一詢之土人云自來如此始悟風水相逆而成雨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須北風也然則諸方山之背向水之分合支流何向川流何向皆當案志而求彙爲一則則風土之背正剛柔暨陰晴燥溼之徵又可次第而求之矣諸土產此方所有他方所無者別爲一則而土音譜合俚音譜共爲一則而其人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案律而求之矣然此非余一人所能成余發其凡觀厥成者望之後起之英耳

烏兜二陳高風被于鄉里至今烏兜二十餘里人皆化之耕讀不應科舉深衣幅巾見官長亦不變此風海內無有也

陳狂奴舊字元聞劉渤字巨溟前劉益其言之然遺其名幷譌其字今正之

安福城東門有復眞書院鄒東郭先生祠也祠中藏書甚富東郭爲姚江門下第一人任龍谿之上

安福武功山高大與南岳等千峰萬壑皆用南岳之名如祝融天柱石廩亦有馬祖磨鏡臺焉古跡之可笑類如此石城洞鴿湖之水出焉故曰鴿山非蛤山也武功皆道院有僧舍曰白髮庵皆耆德之所駐錫四方耆宿至以銀數十兩貯常住衣食不外求矣靳濟言

衡山之西南地名白杲在中山之後行鹽之市井也今有北來僧寓其地書大字以筆縛于肘濡墨而運

之。不以手極奇。

昭代典則。晉江黃克叔所編輯。共二十八卷。自太祖高皇帝至穆宗莊皇帝。倣朱子綱目例。然詳于制度。略于事跡。雖聞見疎陋。而體例尙有可觀。

秦優新聲。有名亂彈者。其聲甚散而哀。

子騰言流客木雅零者。本姓朱。河南天潢也。能製奇器。多異技。有鐵標十二枚。藏兩袖中。舉手卽發。又有屛風置座後。中藏萬弩。機在座下。軍中下營。施之坐後。猝有奸宄。舉足萬弩齊發。又有摺疊船。可藏巾笥。有急欲渡。卽湊合而成。篷櫓云。今其人尙在。嘗爲木牛流馬。人以爲怪而毀之。卽其子亦不傳也。人有求其法者。曰。以寶劒贈佳人。烏乎用之。

壬申之夏。于衡州署中。初定韵譜。先立鼻音二。鼻音爲聲韵之元。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共十聲。而不歷喉脣舌脣齒之七位。故有橫轉面無直送。橫轉爲平上去入。而平聲則有陰陽。故五等韵惟不達此。故多重疊。次定喉音四爲諸韵之宗。太西蠻等話以〇阿咿嗚午之五音爲韵父。然午卽嗚之橫轉上聲。女直國書則有六音。而第六字實卽第五字也。蓋外國皆不知有橫轉之五音。故有此惑。惟梵音十二字。恰合此式。然喉鼻不分。則父子無別矣。今定〇爲喉之喉開之開。阿爲喉之脣開之合。咿爲喉之齒合之開。嗚爲喉之脣合之合。四音定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聲。舉不出其範圍矣。是之謂正喉音。又從〇字追出〇字。爲〇之半音。從阿字轉出而字。爲阿之轉音。從咿字想出〇音。而見之于齒之〇。思茲

雌故○之伏音從烏字究至于字于爲烏之送音○而○于田字爲變喉音又以開口鼻音爲韵分配○呵咿烏則爲鶯鞠英翁此四音爲東北韵宗又以開口鼻音爲韻配以○呵咿烏則爲西南韵宗此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矣次以喉自互交合凡得音一十有七喉鼻相互交合得音一十又哀燕二音有餘不盡三合而成五音共三十二音爲韵父韵歷二十二位則韵母也橫轉各有五子子凡若干萬有不齊之聲無不可賅母以及父隨父而歸宗因宗以歸祖由祖而歸元天地之祕藏一朝啓之歸山後次第成書也

紫廷與余露坐蕉陰下論周易乾坤二卦深有理會其論四德實見傳義之謬

紫廷論內政軍令有心得焉

壬申五月二十八日奉旨點心每佐領下挑擺牙喇八名鎗手二名噶把什一名共十一名候旨備邊

李默齋諱而熾與之談醫似有所見熾稱休寧人汪昂所著醫方集要之妙又言隆萬間黃州人萬全字密庵者名醫也所著有萬氏家傳又名醫心法醫家祕要也

臨川爲撫州附郭在江西之東南與福建交界陽明當日駐于此

李默老言寧都有卞醇醇者黃冠有道士也今化去矣

默齋又言與化甫田縣萬曆時有林龍光者以三教名有三教堂今其法派猶有存者默齋有其書多至數百卷云方鑰紀要默齋所著注古方也以方爲鑰而溯通乎立方之意以盡其變爲類一十曰表曰裏

曰寒曰熱曰虛曰實曰氣曰血曰痰曰火曰欝曰廣嗣類各若干方方有若干變共爲目錄一卷

傷寒纂舊胞與堂祖陶節庵六書集之爲歌凡四十五則蔣仲芳從而和之加入十則共五十五則默齋爲之更訂者二十一則又增補四十五則共爲百則分爲九門傷寒六經本證八則傷寒正病二十三則類傷寒症六則傷寒瘥症三則婦女胎前傷寒四則產後傷寒四則則分幾條條下補注注內錄法法辨同異注後紀方通爲凡例一卷明醫規則亦默齋所著曰規則自序曰愼藥擇藥法曰求病之原曰上清下補說曰南北異宜曰處方調劑十八法卽古之十劑而增入温清愼和推斷安養以佐之者也曰陰火棄位曰垣聽曰追非集自序曰問心錄自序共爲一卷而垣聽爲妙絕問心錄追非集二書惜不見全本然如此立題必有可觀

西安將軍馬喇特差筆帖式阿蘭圖於壬申五月二十日申時至暢春苑奏云慤頓私自逃走將軍馬喇幷提督孫令肅州總兵官潘有龍遣發官兵追殺幷祝囊來京等語上聞大喜云朕當日說慤頓要逃走今果然逃走去了他跟的人少官兵追趕必定殺得他又云將軍馬喇將祝囊親身從內地帶來甚好余曰祝囊爲西域中雄傑無素奈爾定合骨氣則夷狄中之聖賢也二人竭力以奉其主慤頓爲邊患者十餘年乃一旦爲人所擒如縛雞然則又何耶慤頓雖逃去得脫與否尙未可知然吾聞祝囊信儒生言勸其主以讀儒書親近儒者則其爲人所擒宜矣子騰尙不解余言紫廷則不以爲河漢也

偶閱戎政便覽見四川巫山營游擊有名于成龍者因思今天下有四于成龍皆循良吏此于成龍未知

其人何如也

子騰言陝西諸帥。如陳福。西寧人。卽爲西寧總兵。後加提督。趙勇略。亦西寧人也。爲西寧總兵。亦加提督。王奮威。固原人。爲固原提督。乃千古之最少者。予問張靖逆何處人。乃臨潼人也。

夜夢同一人攜儒兒在一處看雲。有赤色如丹砂。成龍形。如彫鏤刻劃。頭角爪牙鱗鬐。纖細畢具。正南向下。自南而東北。久之而歿。其一人者不見。惟予與儒兒見之。少頃。又有赤雲自南來。亟呼其人同看。而雲形如馬。纖細生動。如前龍也。則三人同見也。境界靈異。瑰瑋此何祥耶。胡按。龍乾象也。馬坤象也。或者以此歟。

問涵齋以蔡長仁之爲人。長仁蔡元字也。元自海上投誠。投而復反。反而又投。後授陝西平涼守備。黃九疇標下。飲酒不事事。王輔臣怒。欲以軍政填黜之。元曰。當太平時。無用元爲。若一旦邊廷有警。恐無覓元處也。輔臣奇其言而止。

紫廷誦關中劉石聲詩曰。華岳三峰如虎踞。黃河一綫下龍門。關中形勢。被此二句寫盡。而雄渾高亮。名句也。又唐昭陵聯云。健兒莫縱秋山火。褒鄂英靈不可當。蓋褒鄂二公皆從葬昭陵云。又李子德愛妾換馬句云。十斛五花如反掌。驚鴻飛兎不同行。可謂妙絕千古矣。

與紫廷偶談及經略圖海至平涼。初與王輔臣合圍平涼。兵勢不可當。海放孱馬三五百匹衝之。平涼兵亂。奇兵乘之。大敗平涼兵。城北虎山原平瞰城中。且爲餉道。海疾趨取而據之。城中乏食。遂克平涼。

子騰言四川多狨。食猴者也。鼻孔反上向天。見雲起。聞雷聲。卽趨避隱處。取樹葉以覆其鼻。少雨滴入輒

死矣。

子騰又言平涼靜寧之間有物如貓而首大色黃人呼曰黃妖家貓見之即隨之去飲于河以濕其脇胃至妖前聽其食妖以舌舐之毛隨舐落磔貓而食之此不知何物偶後檢字書豰字呼木切烘入聲犬屬似豹而小郭璞曰似貙而大腰以後黃一名黃腰漢書音義曰豰白孤子也案此即子騰所言之黃妖妖乃腰之誤久不讀爾雅不意於此遇之當更檢爾雅注疏及漢書音義耳

紫廷言人君之治天下惟是非賞罰喜怒好惡爲之樞機是非賞罰隨喜怒好惡則亂喜怒好惡隨是非賞罰則治紫老好讀管子以爲與聖經相表裏此等語皆深有得於管氏者也

壬申五月二十一日甘州提督孫密題夷情奉旨憨頓等屢諭勿令其逸去前旨甚明官兵既尾襲憨頓何故復令遁去該總督嚴察具奏餘着兵部理藩院會同議奏

紫廷言太平府當塗縣有曹先生者而遺其字理學家兼精醫藥有神奇之目與王山史相與甚深紫廷嘗請其診脈曰脾胃疾也待其發痔則自愈矣後果然

紫庭吟其舊句云燕姿階泥溼花遲檻露温余謂此遲字當作去聲讀音稚若平聲即遲速之遲不如此解

陸龍患眼痛藥不愈有眼科黃冠師前治藍橋甚效其方亦了不異人惟用皁角子數枚必有傳也

紫廷偶述奧府之言曰精神生于喜悅智慧生于精神名言也奧府乃彭樹廬先生所著余未之見當覓

觀之。必能益人神智也。

子騰向有嗽疾。端午後吐血一二日。服山羊血及山漆而血止。然病日深。胸脅痛不可轉側。嗽益甚。夜臥精神恍惚。此非參芪不能回陽。余先用八味地黃湯二三劑。已有起色。又感冒風寒。用發散藥一二劑。汗出甚多。虛弱已極。亟用六君子湯加附子一劑。已愈其半矣。然每爲寒邪所傷。輒病。余問之曰。背寒。少冷。即從背寒至四肢矣。余悟曰。此督脈爲病也。須用鹿角膠或鹿茸即愈。從紫廷處覓得兩許。始服一劑。而精神迥異平日。此事難知。余滋懼焉。

子騰言平涼一帶。夏五六月間。常有暴風起。黃雲自山來。風亦黃色。必有冰雹。大者如拳。小者如栗。壞人田苗。此妖也。土人見黃雲起。則鳴金鼓。以鎗炮向之施放。即散去。或有中者。必灑血雨。雲則漸低而去。入山穴中。人逐其迹。圍其穴。以火藥薰之。久之。其物死。掘而出之。非大蛇則大蟆也。口中腹中皆冰塊云。

賜姓公未得臺灣也。積蓄皆貯海澄。鐵甲十萬副。穀可支三十年。藤牌滾被銃炮火藥。皆以數萬計。公時在廈門。黃梧降本朝。海澄失。公聞之。神色不變。本朝封梧爲海澄公。世襲四十餘代。施烺起身行伍。隨鄭飛虹宇于隆武時爲將。後隨賜姓在廈門取臺灣。將不利于賜姓。賜姓覺烺降本朝。後卒滅臺灣云。

紫廷欲作四瀆入海圖。取中原之地。暨諸水道。北起登萊南至蘇松。西極潼關爲一圖。苦無從着手。余爲之用朱墨本界畫法。以筆從橫爲方格。每方百里。以府州縣按里至填之。府州定而水道出矣。

夢中忽悟歸乘算術之理。歸之而盡者從乘來。歸之不盡者不可乘也。有實于此。不知其從橫之數。以開

方法求之可得也。

紫廷家藏楚地全圖。從橫皆丈餘。張挂甚難。流覽亦苦。紫庭欲改爲書册。可置案頭。以便披閱。而請其法于予。予爲之先造經緯表一通。從橫相遇。可合可離。亦圖中之變調也。

紫庭言襄陽總兵王化行。昔于隴州上山攻賊。不得上。將退矣。慮敵之尾其後也。先令一半以銃仰攻。一半先退數十步立定仰攻。先攻者退數步仰攻。先退者復退。更番而下。退畢不失一人。滿州見之。以爲諸葛復生云。

魯監國世子今開墾于許州五女墳。

涵齋言黃庭。漳州人。善戰。持重百戰不敗。賜姓之攻金陵。庭留守廈門。于康熙二年以五千鐵甲投誠。封慕義伯。後令其開墾於鄧州。

涵齋又言海澄公黃梧既據海澄以降。卽條陳平海五策。一遷徙沿海居民于內地。距海三十里。不令入居住。一言鄭氏祖墳。風水甚美。當令人發掘。一鄭氏有五大商。在京師蘇杭山東等處。經營財貨以濟其用。當察出收拿。一鄭氏雖居海中。而其田產財賄皆在漳泉等處。當察出收官。一造八槳小船數十隻。無風時出海以取廈門四面環攻。令彼疲于奔命。上然其策。惟遷海一條未行。鄭氏始祖之塋。在泉州之石井。發掘時不得尸。在漳州者無遺骸矣。梧。漳州平和縣阜隸也。與門役賴玉謀。潛通賜姓。殺知縣以降。賜姓用二人以爲將。使守海澄。而梧之報賜姓也。不遺餘力矣。三藩變後。鄭氏攻破海澄。梧已死久矣。發棺

而僇其尸尸用汞殮肢體猶未僵也其子投井中出而剖之人見其眼胞睫睫不已云賴玉爲泉州提督標人所僇遷海之策施烺復言之始行

向聞陳亮工有天下驛路圖而未之見也更須留心購求向欲取天下水道依水經注體例爲一書以川水爲經支水爲注分合起止悉以見在者爲據久之未得下筆今因料理楚地全圖三楚江山燦如列眉指掌副本雖已寫就究不如原本之善乃就原本造楚水圖記以江漢湘沅爲經而貫串百川

琴之十三徽猶十二經絡之穴也以泛音觀之乃天地自然之妙非人力所能爲也張一絃于弓鼓之作泛音與琴之十三徽無異　琴之定徽中疏而兩端密乃變員爲方之法以七徽居中左右各六分之故有十三也法以規作半員平分十三格變爲直線則成疏密之度矣聲音之體本員見之于器則不能不方也此前所未言者

紫廷言朝廷設駐防兵一千于漢中而西安、荊州、江甯各添駐防兵一千昔將軍圖海議于漢中荊州各設駐防誠爲局外要着後撤去漢中兵今因飢荒流離復添設焉綢繆牖戶之計蓋本之圖公云

吉坦然爲子騰定一方以斂肺立嗽爲主用知母蜜蒸貝母人乳浸桑皮人乳浸沙參苡仁飯上蒸訶子薄荷肉桂沈香曰潤白散後復來診言前潤白散用白丑一兩煎湯浸之晒乾而服以引肺氣下行余曰此卽張子和于壯陽藥中加牽牛之意坦然以余爲知言

紫廷發興作衡山五言古詩一首共讀之而樂也衡岳自杜韓而後鮮見作者余嘗言諸大題目如岳瀆

等決不可率意落筆題詩一首世人只爲不知利害隨意塗抹以貽笑于大方浣花先生于此事中絕類雖羣之聖而于岱宗西華南岳皆題望岳不敢正作我輩何人顧敢爲浣花老人所不敢爲耶紫老亦頗見及于此故于泰華諸題皆無題咏今忽技癢不禁邀余同賦余不能辭也

道林古刹員悟勤洪覺範皆嘗主斯席有明中葉有楊指揮者陰圖風水毀其寺今之道林興復未幾也

長沙北門外有關帝廟神座下有石上有自然之文儼如梅樹根也

紫廷破二十子全書以管子四册貽余管子雖不全出敬仲之手而其經世尤爲一家之言自是宇宙間不可少之大章句三代而後經綸天下者俱不能出其範圍儒者過信孟軻氏之言束之高閣不思仲尼以仁許管仲是何意旨可歎也

文墨師出詩集一編標題云錢荆山先生集予不識荆山爲何如人乃一會稽陶姓自浙東攜來者大約亦浙人也詩雖不入轂而筆力甚雅每每出人意表近人中不數見者集中有朱竹垞范季友詩則斯人年亦不高而復有送雪嶠大師詩似亦非後輩也夫

長沙西臨湘水浩浩北一本作如注無泊舟地故四方船筏輻輳中湘昔興中丞撫軍時曾于開福寺前開一河套爲泊舟所工未就而罷王撫軍因之大興版築開渠繞開福引湘水東北流復注于湘可半里許則四方舟楫無風濤之虞做工者人給錢六十文米一升又柴菜錢三十文故人樂于趨事有訟于官者先令原告出貲督工待審判而負罪者量其輕重罰之出貲做工今北門沿湘一帶新造草屋儼然如市矣

先築堤塘數十丈以遏水。余此來見星沙氣象甚旺。迥異春初。此渠開。則中湘之勝。將移於此。然亦不過一時計耳。日久坍頹。漸就堙塞。可計日而待。若能大興工作。更引瀏滑之水西來。沖刷汙塞。方爲永久之計。然去瀏滑稍遠。且多岡阜隔閡。工費浩煩。非此公所能辦也。胡憶先輩師有云。長沙西臨湘江。苦無泊舟之處。故四方商賈皆聚中湘。而省會之地。舟車不便。撫軍于北門開新河一道。亦星沙之急務與。此河互相發明。

管子雖不純乎一家言。自是經世奇書。自劉向校讐。訂爲八十六篇。後有唐房元齡注。而語頗淺繆。恐不出元齡手。或曰出唐博士尹知章也。盧泉劉氏績間爲補訂。簡明貫穿。多所發明。又有趙用賢標本亦可觀。明天啓間。宣城文學梅士亨（一本作亭）有詮次管子成書十五卷。以其言之純者高一字。其解說暨駁雜者低一字爲傳。篇皆附以論說。雖未必一一皆當。然用心亦云勤矣。紫老深好此書。前與余談上下千古至管子。語多與余合。紫老驚曰。先生亦好讀此書耶。予曰。三代而後。欲經綸天下者。非穎上遺言。何從著手。諸葛孔明爲千古一人。其學術全從此書出。紫老灑然異之。出其所刪定之者以示余。更惠白文一書。乃照其刪定者塗乙之。

吳錦霞言崇明開基者。爲王顧董施宋陸六家。而王施二家皆巨族矣。崇邑從二百里。（橫五十里。）周五百里。數年前兵萬人。臺灣平後。裁汰至四千矣。

長沙藥王宮後有竹圃小亭。幽寂可愛。亭聯集杜句云。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甚佳。

岳濤持小葉鹿含草一握來。此草性同肉桂。有引血歸經之功。佳品也。星沙在處有之。

楚中佛事。鈸鼓之外。加以銅鑼。哀雅梵音之中。忽聞此聲。令人驚悸。問其所誦經卷。則普門品暨三官經也。嗚呼。彼三官者。乃五斗米賊所設之教。顧有經焉。此地且與普門並駕而馳矣。

廬州人陳繼緒言。硝出開封歸德二府所屬八縣內。不在亳州也。

煙売紙出鉛山縣。

貴竹黎平有賴崗高崗。皆生苗。有漢人往賈。爲所殺。官差旂牌吏目往問之。不服。亦皆爲其所殺。貴西道副使張奇抱往撫。而巡撫衞既齊已具題矣。今朝中差大人往審。聞將調兵往勦。此撫軍之失算也。

廬州人呼牛作阿有（一本作孟）二音。亦奇。

倪用照。嘉興人。嘗爲廣西柳州前營守備。亂後罷官。僞周時改授融縣尉。又調懷遠尉。未幾辭官。遁入曹頭土司。亂定後。載其母柩。將歸嘉禾。至中湘。阻夏逢龍之亂。暫寓湘潭。今已六七年矣。予問以粵西諸事。用照多身歷之。其言多可聽。用記一二事。以備參考。

孫延齡。孫大堂之子也。大堂爲定南中軍。定南既死國事。孔四貞尚幼。已曾許字延齡矣。被虜後。亂定。流入滿洲家。詢知爲皇姑也。遂送之入京。蓋四貞曾爲太皇太后義女云。上問定南舊人四貞曾許聘人否。衆皆言延齡。遂嫁之。以延齡爲將軍。平西之叛也。四貞延齡俱少不更事。諸都統皆定南故部曲。多戰功。延齡其後進也。四貞待諸人禮儀如定南時。諸將皆以跪拜四貞爲恥。尤不能爲延齡下。積怒非一日矣。延齡有婢。其父千夫長也。婢還其父家。父嫁其女于漢人。而不告延齡。延齡知之。怒執其人。杖之三十。王

都統以延齡之責其官也亦怒。唆其人告之巡撫更懷利刃欲刺延齡。延齡遂以其事上奏。四貞亦具疏請于上。上命大人來粵西審其事。罪坐王都統。餘皆免究。大人入都覆命。收王都統于獄。未幾。滇南告變。上命宥都統仍管滇南主藩事。征雲南。延齡內不自安。而四貞又平西義女反謀遂決。一日。請諸都統入府議事。議畢而出。伏兵于門。盡殲焉。投桂林城反。時提督馬雄駐柳州。延齡使人持高腳牌往招之。雄故不爲延齡下。見牌益怒曰。豎子無禮。碎其牌。縱其使。延齡提兵往攻。爲雄所敗。然平西勢日甚。雄亦不能守。曰。吾降平西。不降延齡也。乃使使自間道往松滋。請降於平西。平西大喜。以雄爲懷甯公。然雄與延齡怨如故。屢相攻。平西左右多不喜延齡。延齡又不能調和議用事者。平西心亦疑之。命吳大將軍往爲二家講和。密授之意。使殺延齡。吳大將軍至桂林。駐城外。使人請延齡議事。議畢出營。將上馬。使人自後斬之。孔四貞遂以册籍出降。後送四貞于雲南。而吳大將軍守桂林。未幾。長沙勢敗。桂林亦震。遂棄桂林。退守南甯。而傳宏烈之兵乘隙遂入桂林。宏烈向爲司馬時。曾疏言平西必反。以毀謗親王流之嶺南。當延齡之叛。宏烈自土司出見之。延齡授以守備。劄使守梧州。江西人劉曉向宏烈在土司中相與結爲昆季。宏烈謂曉吾有取粵西策。然必須面皇上言之。然吾不能離此土。須一人爲我行。曉即請往。從間道走京師。見上密陳其策。上大喜。以宏烈曾言平西。深信其忠。遂以七千人餉給曉。使于廣東收兵。以應宏烈。曰。捷。以汝爲平樂知府。行監軍道事。久之。值吳大將軍退南甯。而簡親王之兵猶未至。桂林城空。宏烈以七千人先據桂林。平粵西。功第一。上授以撫蠻滅寇大將軍印。巡撫廣西。後平西死。僞周軍退入滇南。馬寶

守風木嶺。清兵攻之不下。相持甚久。粵東人王聖。昔爲黎平參將。平西之變。使守岳州。林興珠投誠後。以書招之。誤投他人。平西削其職。後逃入粵西。與傅宏烈爲友。及宏烈入桂林。聖聞之。由土司中來說宏烈曰。今馬寶守風木不下。天下豪傑皆思下滇南。將軍幸辭巡撫印。說馬承印。令提兵入雲南。將軍將兵由古泥出通道。至靖州。則出風木嶺後。大兵攻其前。將軍斷其後。馬寶兵必潰而走。將軍追之。直至滇南。取滇南如拾芥耳。此不世之奇功。千古一時也。宏烈爲然。時馬雄已死。其子承印襲父職守柳。已降于清矣。宏烈發兵出古泥。率二百餘人。往說承印。恐多人起馬氏之疑也。馬氏諸將有王明、劉爛然、范大頭等。皆梟傑不肯爲清。宏烈說承印。已有成說。泊舟江口。以待會兵。宏烈之意。必待馬氏之兵出境而後走古泥。時王明等必欲反清而承印年少。不能自主。遂刼執宏烈以歸僞周。周授以司農。不受而死。方巡撫之辭巡撫提兵入滇也。惟劉曉諫不宜往。而宏烈不聽。時曉已爲平樂府矣。後曉陞浙江糧儲道。能官疏寓江南。他州府清兵復攻柳州。承印之叔若弟。皆先薙髮。促承印降。而王明等軍皆在外。清兵既入柳州。明等皆隔江遙拜。馬氏率衆走慶元。劉爛然以不給軍餉。爲其下所殺。范大頭亦走死。惟王明遯入八萬。屢攻之不能得。後報明已死。得其首。然非眞也。明亦不知所往矣。

岳濤云。張又瞻之僕陸。其標者。能服信石。余同之云。果然。自祖父以來。皆能服。以砒爲末。可盡二錢。能卻寒。暨諸虛寒瘡疥之疾。但夏日不可服。若人食之發熱。以豆腐一塊。拌皮硝食之。即愈。若未經久服之人。誤食而中其毒者。但采烏桕葉四五斤。咀食之。吐清水一二碗。即解云。桕樹葉又能治蛇咬。取葉搗汁。燒

酒沖服。以渣貼傷處。無不愈也。若無病飲此汁。則能害人。余向亦聞烏桕葉能解砒毒。但未得試。今知其果然矣。昔讀神農本草。見諸金石毒藥條下。多云可以服食。延年益壽。頗疑之。而歷代名醫。亦皆以爲不可信。客歲舟中楊符五言有人服巴豆者。今又見服信石者。不益奇乎。益知天下事經緯錯綜。決非印板所能印定。而出格之語。不可與拘墟者道也。

涵齋言見邸鈔有理藩院郎中馬迪奉旨差往噶爾旦處。提督孫思克差守備一員。肅州總兵潘育龍差千總一員。共三十餘名往送之哈密。遇噶爾旦夷目領兵殺馬迪。拘守備千總于哈密城。惟臕通事人逃回。提督奏聞其事。上云。前理藩院二郎保已奏聞矣。前有噶爾旦使者來。今已差人隨之而往。拘其通事人于肅州。待使回發落也。此事甚奇。難以擬議。須覓全鈔一看。

張振先自街坊叫一賣藥猺人至。有浙人吳姓者。與振先同寓。欲售猺藥以治之也。猺人姓戴。地近岡州。其人能漢語。值余薙頭。未及看其所用何藥。岳濤云。猺人背負藥籠。出剉刀藥一把。口作呪。觀藥片下。即知病愈之遲速。配成二劑。加燈心桃仁火酒爲引。

余問涵齋云。吾聞臺灣向爲紅夷地。鄭芝龍得而復失。賜姓公復取之。有諸乎。涵齋曰。非也。臺灣向爲番地。嘉靖中。紅毛國人取其一角。爲諸國貿易之所。蓋紅毛國人領其主之船隻于各國占地爲市。而歲輸租賦。地多而大者加官焉。臺灣口岸故巨。其西則淡水山石林立。不可泊舟。惟東南有水灣折而下。可通舟楫。紅毛人築城于內。曰赤嵌城。有山對峙如鹿耳。曰鹿耳門。舟必從此入。紅毛人于彎環處皆有砲臺。

設巨礮以守。不可攻也。臺灣之名。蓋取之此。賜姓公江南之敗。復回廈門。念廈門金門不可守。海澄公黃梧又議無風時出小舟環攻。疲于奔命。遂思東取臺灣。本意原欲由彭湖入。而一夜風起濤漲。諸石皆沒。前此所未有也。由淡水徑至赤嵌城下。鹿耳之險。無所用之。使求救于本國。而往返須三年。圍城兩月。食盡而降。賜姓縱其舟。皆本國。臺灣遂爲鄭氏有。後紅毛國合清兵以巨舟來攻。鄭氏以小舟往。而釘小舟于巨艦之旁。人沒于水而火其舟。此後不敢復至云。自廈門出洋。七更至彭湖。入師嶼泊舟。必待順風。一日而至臺灣。凡八更。而更約六十里。否則爲海溝急流所漂而東矣。此臺灣之大略也。涵齋又云。向在辰州遇一僧。曰天放。雲南人。膂力絕倫。飲啖甚健。人問曰。和尚何不持齋。曰。假和尚方持齋。余眞和尚也。持齋何爲。假和尚人前持齋。私下食肉。余則人前食肉。獨居持齋。何爲不可耶。爲雲南衞指揮之後。曾殺人。亡命出家。左手出鐲一。蓋其母命之以戒其性云。亦異人也。

廣陽雜記卷第四

舟過中湘石頭。洪涵齋立鷁首呼余出。言此地爲周時。本朝披甲五百人駐此。以絕其糧餉。有舟過。以巨炮打之。後以去長沙遠。孤軍不能久駐。即撤回。今其上猶有寨基存焉。有石灘橫截江中。曰過江龍。其上爲柞樹市。

德山在常德。龍潭在澧州。瀉山在寧鄉。德山瀉山。今日規模尙在。

何楷字玄子。思文時。曾彈鄭飛虹幷及賜姓。玄子歸爲盜所傷。截其耳。人云。鄭氏使人爲之。何鄭自此爲世仇矣。後賜姓據廈門。有人來閩。玄子必捕之。其第三子常涕泣而諫其父。人皆知之。玄子死。三公子爲賜姓所禽。置之獄中。因曾勸其父也。得以不死。勒令造鐵甲千二百副而後釋之。比校時曾受刑杖。玄子著有周易訂詁奇書也。

鄭飛虹幼姣好。其父爲府吏時。知府蔡善繼園有荔支樹。飛虹同其弟自牆外以石打荔支。誤中善繼之頭。善繼怒。呼其父子至。一見飛虹而怒解。後飛虹烝其後母某氏。其父欲殺之。逃往海盜李旦舟中。有寵於旦。旦死。欲置主卜之于神。飛虹十卜皆吉。遂立以爲主。其弟芬二名之豹。梟勇絕人。遂雄踞海上。弟之彪後改名鴻逵。

楊晉叔夫人。郭氏也。父名郭義。與陳秀皆飛虹同時人。鼎足而立者也。後不相能。歸誠後皆世襲精奇尼

哈番。夫人因長沙之亂。合家避居于官山。四王兵至。搜山。家人皆走。夫人獨不去。自縊死。後晉叔于星沙大作佛事。以資冥福。僧以旛往官山招魂。有鳥如燕而長尾。隨旛飛至星沙。棲庭樹上。每旛繞壇。鳥輒隨旛飛轉。畢。復棲樹上。凡三日夜。佛事既畢。化紙送佛訖。即飛向官山而去。夫人平日事姑事夫。孝誼備至。宜乎有此靈異也。涵齋嘗爲之立傳。

王明亦閩人。在廣西提督馬雄標下爲參將。孫延齡之攻柳州。雄數敗。雄素輕明。茲忽自薦。請以三百騎往衝其營。雄初不許。後聽其以百五十騎往。踏延齡營四層而返。不失一騎。延齡自此不支。而明聲震粵西矣。

李卓吾晉江人。爲府前李氏。與林氏同宗。蓋其祖本姓林也。故泉人有林李同宗之語。今李厚菴乃其族人也。

賜姓攻金陵之前。經營海上。舟泊羊山。山在普陀之東。有鷄山羊山。鷄山一山皆鷄。羊山皆羊也。其地有龍。不可泊。賜姓曰。吾有命在天。龍何能爲事。苟有成。自有百靈擁護。不成。死此耳。舟泊。金鼓作。龍起震蕩。見紗帽紅袍人揖賜姓。上小舟。風吹小舟上岸。得不死。舟覆。甚衆。精銳十喪五六矣。

世廟時有呂四官。以力聞。爲暴于鄉。不容于閭閈。走海上。引倭。時入寇。四十餘年。後年八十矣。更來閩。省其父母墳墓。人皆不識。曰吾呂四官也。流寓他鄉。久。今暫一歸省耳。即去。人亦不敢蹤跡之。

衡山之大堡。煙火一百八處。行鹽之市井也。

柚出閩廣。蓋橙類。大如巨升。色黃如梨。案柚一名樾。亦曰條。唐本草曰壺柑。食性曰臭橙。亦曰生欒。李時珍曰柚色油然。其狀如卣。故名壺。亦象形。今人呼其黃而小者。正此意也。柚樹葉皆似橙。其實有大小二種。小者如柑橙。大者如瓜如升。有圍及尺餘者。亦橙之類也。今人呼爲朱欒。形色圓正。都類柑橙。但皮厚而粗。其味甘。其氣臭。其瓣堅而酸。其花甚香。南人種其核。長成以接柑橘。云甚良也。爾雅有櫾。音廢。郭璞云。櫾大柚也。范成大云。廣南臭柚大如瓜。可食。其皮甚厚。染墨打碑。可代氈刷。且不損紙也。爾雅亦曰。櫰音賈。列子云。吳越之閒有木焉。其名爲樝。碧樹而冬青。實丹而味酸。渡淮而北。化而爲枳。廣雅謂之櫾柚。櫾亦柚也。皆此物耳。予在衡州時。買而食之。亦可口也。

予在衡署中。度歲日。聞堂中競擲陞官圖喧笑。不知此中有何意味。而諸公耽之至此。予欲取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之選舉職官。各爲陞官圖一紙。陞官圖說一册。置學舍中。節日暇時。病餘課畢。以此消遣。久之而歷朝選舉職官考課銓選之法。皆了了矣。亦讀史之一助也。賢于博奕遠矣。

癸卯年工部題清河縣仲家莊閘迤下陶家莊地方建一石閘。估計銀三萬四千九百二兩零。此閘與仲家莊相去不遠。令該閘官就近兼管。新建閘擬名康濟。仲家莊石閘改名廣濟。奉旨依議。

舊春上元在衡山縣曾臥聽采茶歌。賞其音調。而於辭句懵如也。今又口衡山。于其土音雖不盡解。然十可三四。領其意義。因之而歎古今相去不甚遠。村婦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國之章法。顧左右無與言者。浩歎而止。

川陝總督佛倫籌秦第四疏謹陳潼關收糴米糧請敕鄰省督撫動帑招商販抵關亟濟被災兵民事戶部議于潼關地方選委賢能道廳等官酌動捐納銀兩隨米價消長收買再令直隸山東河南山西湖廣五省督撫各動庫銀十萬兩招殷實商人給發令于糧賤處無論米穀麥豆收買抵潼關糴賣其多出利息不計止將原給本銀收取可也旨依議

紫廷家廢書套甚多委積壁角以飽蛇鼠耳虞臣取而裁之製成研匣一傳會之以膠漆錦不可得即以油紙飾其外下藏小匣可以貯墨函蓋相稱廉隅端直儼然成器矣自此與吾周旋晨光夜火形影相接又不知其歷幾年月也夫天下之良材佳質委之無用之地者不知何限念之惘然

川陝總督拂倫奏欽奉上諭將西安納米事例移在商州捐納而西安在于司庫止令捐銀但捐納米石數目如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後十分之數每石折銀六兩捐納恐數多而捐納者少將請西安捐納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前以十分減四每石折銀六兩準于西安司庫捐納至于商州既通水路其捐納米數應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後之例在西安則納銀者衆而商州得以積貯米糧矣工部題請昭陵寢殿傾請重建造旨依議

山西巡撫葉題欽奉上諭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分貯秦晉蒲州等處布政司舒書倘兩省之員在孟津等處公同斛米運至觀音堂交晉接運兩省官員于潼關蒲州等處公同斛米先將秦省應貯之米十萬石于十二月初三日運至蒲州等處同豫員交兌取獲秦省貯米之韓城朝邑華陰潼關衞並晉省貯米之

蒲州滎河臨晉各收米實收詳報。

東壩有上下二壩。上壩地名廣通鎮。有小石碑。言地古名良林鎮。初築隄以障水。易今名。其地四通八達。東至鄧埠無錫。西至高淳蕪湖。南至廣德泗安。北至溧水江寧。東南至溧陽宜興。東北至金壇丹陽。西南至寧國。西北至太平府。向無此壩。宣歙廣德建平諸水。一由蘇州出劉家河。一由吳江出松江入海。洪武初。水沒吳中田禾。戶部題請築壩。引水由太平蕪湖入于江。遂將高淳黃池一帶田沒成湖。其地糧稅。加派于蘇松二郡辦納。案此壩顛末尚未究悉。當于地志暨實錄中攷之。

梁山。卽所謂天門山也。二山橫截江中。東西對峙。正當采石西南。天設此山爲金陵門戶。蹲踞江邊。如二餓虎。隔江耽耽相向。山上長松古柏。鬱然參天。山後人家。參差隱見于松柏中。風帆艤于兩山之間。予以玻璃鏡照。毫髮皆見。采石鎭閭閻相接。不下萬家。臨河人家。隙地皆接以白石欄楯。壯麗如畫。此天下所無也。

立人言江行順風至六百里。則釘板俱熱。不可復行。行則虞其敗矣。虞臣未信其理。予爲之往復推論。始得豁然。

采石磯有然犀亭。晉溫嶠然犀照水處。此事史載甚詳。予嘗思之。不得其解。古今相傳如此類者多。皆別有其故。非好學深思者。未可與共商此事也。

采石磯臨江有三元洞。在山半石壁中。下瞰大江。士人施木架閣于洞穴中。供大慈尊像。顏曰妙遠。有巨

鼠數千。穴石壁中。游人來。僧擊壁呼鼠。道人鼠應聲出。不畏客。以飯飼之而去。蓋人無害鼠之心。故鼠亦不懼也。唐人詩曰。童子亦知善衆生無懼心。悠悠可思。昔錢龍友嘗爲予言之。而吳游亦曾阻風過其地。予入楚時。嘗至其洞。見窗几蕭然。萬里江流。橫過窗下。佛前鐙火熒熒。老僧正在定中。令人肅然畏仰。其地雖幽邃。而往來過客。以阻風故多來訪之。非眞阿練若也。予問鼠道人安否。僧曰。前年有客放爆竹驚之。今不至久矣。可歎也。

高孔霖有潁上風物記一書。約五六十葉。記潁上風土人物甚詳。其輿地攷之二十一史及方輿紀要。皆有原委。

孔霖所作五言古詩。逼眞唐人。歎此調今人不彈久矣。李于鱗曰。唐無五言古而有其五言古。斯言一出。而世皆趨漢魏。遂不復見唐五言古矣。哀哉。

王望文扇頭有崔菟牀詩。先生的筆也。學道人同霹靂居。電光轉處一身餘。戰爭文字秋墳骨。見爲神仙揚素書。一塵閑糟邱樣子殊。罡風正厲片時無。因緣隨受罡風轉。大笑攜鐙照暗衢。二嚴冷人難浪得名。浮雲久謝大虛爭。但尋寂寞山川裏。定有漁樵掉臂行。三大事難明心正哀。能明此事愼旃哉。人生共許生悲仰。何用閻羅對面來。四蓮花火裏鬬新妝。白日看天不用忙。自有阿師家具在。碎捶磁枕飽黃粱。五雲內雄雞叫五更。孤懷如月向誰明。秦家鸞鎞無年月。簫歇而今子晉笙。六

望文又誦菟牀題燕子磯一絕云。大江屋浪鼓漁罾。石上苦花繡幾層。燕子不來今又去。郵堪西望是金

陵久不見先生詩舉目所見皆青燐傾耳而聽皆鬼嘯也見此如睹青天而聞霹靂
星維言有婦人患小腹中痛氣衝上不得臥百藥不效已骨立矣有吳人診之曰此乃經時不謹所致用白芍二兩香菌一兩豬外腎一對煎湯滑石白礬各五分共爲末以豆腐衣包之煎湯送下下黑血甚多一劑而愈亦異方也龔首驤夫人病頭風已數年矣每發時痛欲死骨節閒格格有聲已壞一目而痛不止今發愈甚延予入內診之予曰是不難一劑可愈也出定一方用酥炙龜板二錢麻黃一錢棗本一錢甘草五分後更爲定一方用何首烏苡仁牛膝令服二劑而愈
望文誦閻古古贈陳伯史詩海上生還九死餘老親未葬故踟躕絕無世上彈冠想徒有年來卻聘書伏臘不關新晦朔湖山猶伴舊樵漁侍郎若問田園事先帝邱陵亦已墟
子儒言明末高郵有袁體菴者神醫也有舉子舉于鄉喜極發狂笑不止求體菴診之驚曰疾不可爲矣不以旬數矣子宜急歸遲恐不及也若道過鎮江必更求何氏診之遂以一書寄何其人至鎮江而疾已愈以書致何何以書示其人曰某公喜極而狂喜則心竅開張而不可復合非藥石之所能治也故動以危苦之心懼之以死令其憂愁抑鬱則心竅閉至鎮江當已愈矣其人見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
予寓維揚時聽望文談崔默庵醫學默庵太平縣人余寓白雲觀時聞鎏一庵數道其人述其醫多神驗而望文嘗從之學醫有時疫流行與傷寒不同方論一書實前人所未發有一少年新娶未幾發疹徧身皆腫頭面如斗諸醫拱手延默庵診之默庵凡診一症苟不得其情必相對數日沈思數問反覆診視必

得其因而後已。診此少年時。六脉平和。惟少虛耳。驟不得其故。沈思久之。肩輿遠道。時已饑餓。即在病者榻前。設饌對食。見病者以手擘目。看其飲啖。蓋目眶盡腫。不可開合也。問曰。女思食否。曰甚思。奈醫者皆戒予勿食何也。崔曰。此症何礙於食。遂命之食。而飲啖甚健。愈不解。久之。視其室中牀廚卓椅。舉室皆新漆氣薰人。忽大悟曰。予得之矣。亟命別遷一室。以螃蟹數斤。生擣偏敷體上。不一二日。腫消疹見。則極順之症也。蓋其人爲漆所咬。他醫皆不識云。

崔默庵論疹症曰。今人治疹。率用升麻葛根湯。使其毒氣盡升頭面。後多難治。戒升麻勿用。多用葛根及橫解之劑。少加桂枝。令其毒氣散于四肢。即險逆之症亦可爲矣。其治血熱之症。用蘇木三四兩。濃煎一碗。頓服。用之無不應手愈。一婦人患眼症。用大黃四兩。酒煎少許。服之立愈。此等方法。皆能益人神智。故備記之。

張枚臣。武陵人。諱錫信。其尊人弘載先生。諱嗣隴。初任無爲州同知。甲寅隨征授福清縣丞。與戴文開爲中表兄弟。文開火攻之學。半得之弘載。枚臣令祖少室先生。與孫大東同事。少室先生字惟照。少室其別號也。仁和縣籍。由材望天啓六年四月授守備。陞廣東游擊。奉命取西洋大砲。製造施放。崇禎辛未。計功陞參將。又陞江東副總兵。又陞大凌河挂印總兵。左府都督同知。賜蟒玉。又調山東壬申七月二十三日登州失陷。殉難。

子龐扇頭有黃自先詩五首。甚佳。錄之於此。薊北重陽雪已飛。何人蕭颯不思歸。風號萬里寒吹角。月露

千門亂搗衣。桃酒棗糕香野店。蟹螯鰕菜薦魚磯。送君引我家園夢。惆悵西山黯淡暉。一憐君廿載歷風塵。落落何求獨此身。元亮歸來寧傲世。梁鴻熱處不因人。豹斑自信應能變。龍性難云尙未馴。別去試觀東海上。狂波不動日華新。二曰暮鴉羣集禁園天。南孤雁獨高霅歸從熟路經淮海。遊待來春過太原。韓信祠荒秋短草。武侯廟拱塞長垣。臨歧駐馬登臺望。動地西風別緒繁。三手揲神蓍自轉環。目緜冰鏡照人顏。頻聞鼓角心猶壯。每卜勳名鬢欲斑。定遠玉關飛食肉。伏波銅柱老征蠻。古人器業拋章句。別後雕蟲取次刪。四與君對月兩回圓。此別重逢未定年。江左名家尋顧陸。謂幼鑾西明二子天涯老將滯幽燕。千杯綠酒醺僧舍。一路黃花送客船。途遇洪遵如許我。依然長劒倚青天。五後書秋九月望客燕門永寧僧舍。送子龐先生還南兼懷洪去蕪。

夷陵頗苦土司之橫。而朝廷則最左袒土官。蓋由吳三桂在滇時。以土司爲魚肉。上主先入之言故也。有永美宣慰司田順年者。驕悍異常。朝廷嘗詔入陛見。加以宮保。今亦少戢矣。

符五舟中攜寒沱石硯三方。石出夷陵。中有花紋如筍。石淡黃色。而箏潔白如玉。若橫截之。紋極圓。無少偏欹。儼如世之圖太極者。但石質堅硬。不受墨。非硯材也。

符五言荊西有蝦蟆洞水坑石。黑色。貴州飯甑山有金星石。皆硯材之良者。金星石予家有之。未知出飯甑山否。若蝦蟆洞則從未之聞也。

符五云有查如龍者。下江人。弘光朝曾爲部郎。後流落江湖。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康熙初年。僞造天下督

撫提鎮書札官封印信花押圖章一一逼眞書中之意皆聯絡聲氣共圖舉事恢復中原皆有報書草稿彙爲一册辭皆倭偉攜之走滇南寓山中僧舍去省不遠爲血書一通上平西言天下督撫提鎮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爲盟津之會王華人也當年之事出于不得已今天下之機杼在王王若出兵以臨中原天下響應此千古一時也令一童子于王府上之其意欲露布此書于人脅王以不得不從之勢童子至王府不得其門而入逡巡歸後以假銀事敗露于曲靖府曲靖知府李率祖號素園向與平西有隙得此甚喜然見其書稟牽連天下無一遺者遂取而焚之唯以上平西血書申督撫聞之于朝命千總董三綱解之入京如龍臨發時呼三桂曰我死爾九族之滅亦不遠矣至京凌遲處死朝廷之疑滇自此愈深矣

劉玄初蜀人爲蜀王劉文秀幕客蜀平平西王復羅置幕中癸丑閩粵二王皆上書請解職東歸吳世子應熊使人殷平西曰朝廷久疑王今二王皆有辭職疏而王獨無朝廷之疑愈深速拜疏發使來猶可及也平西命玄初具稿玄初曰上久思調王特難啓口王疏朝上而夕調矣彼二王辭者自辭王永鎮雲南胡爲效之耶不可平西怒曰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調予具疏所以釋其疑也怒劉出爲鹽井提舉未幾有貴州之變三桂思玄初言以之留守學士至夷陵駐兵松滋三月不進玄初上啓曰愚計此時當直搗黃龍而痛飲矣乃阻兵不進河上消搖坐失機宜以待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爲何說也意者王特送諸大臣入朝爲王請乎諸大臣辱國之臣救死不暇烏能爲王請也若曰待世子歸乎愚以爲朝廷寧失四海

決不令世子返國也夫弱者與強者鬬弱者利于乘捷而強者利于角力富者與貧者訟貧者樂于速結而富者樂于持久今雲南一隅之地不足當東南一郡而吳越之財貨山陝之武勇皆雲翔蝟集于荆襄江漢之間乃案兵不舉思與久持是何異弱者與強者角力而貧者與富者競財也噫惟望天早生聖人以靖中華耳平西不報未幾玄初亦死

符五曰予少年曾夢一比邱尼攜之禮懺起見一菩薩如觀音大士而緇其衣符五問其名尼曰默慧菩薩也菩薩屬聲曰默慧汝身是也遂恍然而覺未幾有愚山知止和上建大悲懺爲符五取法名明心號默慧適符夢境亦大異矣又五六年前夢中甚覺心癢取刀剖之中有六鼠隊地散走遂縫合如故此即彼法中所謂六識六賊也余平生不信釋氏之學而夢中所見如此殆不可解然夢雖如是而予之不信如故也予意符五聰明絶世而夢境又神異如此必再來人無疑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必有其時矣符五有友劉子裔少年有才氣英穎過人曾夢至一處見禪牀几杖蕭然而閒無一人牀前書一聯云彌桃餘味今安在董袖遺香孰可留淒然而覺劉最癖美男子自疑前生必是破戒沙門然而不能改也

螃蟹磯在江中不見形而水石相激之聲轟轟如雷去里許聲猶在耳名曰螃蟹必一小石而猶若是瞿塘三峽如象如馬又不知當何如也

荻港居人不下數千家百物皆具市井輦接屋宇宏麗有石橋精緻如大內之製遊擊開府于港內門境蕭然太平景象可樂也

符五云。雲南有土司三家最強。一曰龍鵬。一曰黎世屏。一曰黎思進。皆有衆數萬。火器兵仗。堅利絕倫。而黎世屏尤爲強悍。此南土之隱憂也。

武昌賀逢聖門前有石坊曰天恩重問。後石折中斷。宗人有戲爲聯者云。承不起天恩。當不起重問。斷斷乎有理。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澤民。默默乎無言。

雲南永曆朝丁酉科舉人江彧才。望士也。洪經略入滇。彧將隨公車北上會試。謁見經略。經略不許云。崇禎朝舉人許會試。永曆朝舉人不許會試。彧曰。若以大清龍飛之日計之。則自天命元年始將萬曆泰昌天啓崇禎四朝舉人皆將不許。若曰崇禎固中國之主也。永曆先帝。聖子神孫。西南半壁。固大明之江山也。奈何所取之士。有異于崇禎之朝乎。吾知之矣。崇禎先帝。曾爲公設御祭九壇。固公之恩人。其所取士得爲舉人許其會試。所以報也。永曆先帝。公之仇也。所取之士亦仇也。其不許會試。宜也。公怒。命扶出。

辛未八月朔日。舟泊大通。大風雨不能開船。聽符五談沙定洲妻萬彩雲事。萬江西人。初生時有彩雲覆其屋上。其父見之曰。若男子必非常人。惜其女也。長隨父入滇南。家于臨安。美而豔。土官普明聲見而悅之。娶以爲小妻。與其室異地而處。生子曰小普。彩雲有機智。未幾。普氏之權。盡歸掌握。明聲死。小普嗣。剛很淫亂。而彩雲亦多淫行。常蓄美男子數十人。以次入侍。小不當意。輒殺之。有沙氏子。土司之後也。彩雲悅其魁吾。寵之專房。一日彩雲早起。他出。沙子尚臥帳中。小普潛入室內。刺殺之。彩雲哭之。如喪伉儷。後又得定洲。寵過前沙。定洲生于貧賤。然有權略。知書。時小普已死。普氏之業遂歸定洲。後乘亂。逐沐天波

而踞滇省。彩雲助之也。彩雲亦人妖矣。

王輔臣。本姓李氏。河南人。少爲宦官家奴。後聞其姊夫在流賊中。往依之。驍勇善戰。而擅蒲一鄉。饒有劉毅之風。嘗一夜輸銀六百兩。其姊夫知而謀殺之。彎弓于門內以待輔臣歸。一發不中。反殺其姊夫而逃。後流入姜瓖營。爲料某帳下健兒。有王進朝者無子。與料善。問料曰。汝帳下人有可爲我義兒者否。料曰。此有二人。其一知書。一不知書。惟公擇。不知書者。則輔臣也。王擇不知書者自此爲王氏子矣。輔臣長七尺餘。而白晳。無多鬚髯。眉如臥蠶。如世所圖呂溫侯像。勇冠三軍。所向不可當。號曰馬鶴子。清兵之圍大同也。輔臣乘黃驃馬。時出剽掠。來則禽人以去。莫有攖其鋒者。清兵遠望黃驃馬騁而來。輒驚曰馬鶴子至。即披靡走。輔臣與白成功葛秉貞三人更迭乘黃驃馬出。清兵亦不辨乘馬者之爲誰也。見即走耳。城克。姜瓖降。八王子以輔臣爲蝦。隨入都。都中滿漢。無不以一識馬鶴子爲榮矣。八王得皋死。輔臣沒入身者庫。久之。章皇帝親政。嘗拊牌謂敖拜曰。聞有馬鶴子者勇士。今不知何在。安得其人而用之。拜亦不知也。一日。拜之僕騎而過市。遇一少年下馬而避道左。僕怪而問之。曰我馬鶴子也。向者于某所識公。公忘之邪。僕喜曰。我主甚念爾。爾來朝不可不早來。謁歸以啓敖。敖亦喜。俟其來。即率之以見上。上大喜。立授御前侍衞一等蝦。未幾。洪承疇經略河南。上命侍衞二人隨侍。一爲張大元。一則王輔臣也。大元敖慢無禮。經略待之少不如意。輒悻悻見于詞色。嘗曰。我奉朝廷命來隨女。豈女家奴。勞苦如是。不當題我爲一鎮總兵耶。經略亦微聞之。輔臣事經略惟謹。經略未食不敢食。未衣不敢衣。視經略所向。經略行輒左右

之遇險阻必下騎自執其轡有岡巒泥滑不可行者必背負經略而過雖家人不是過也勤敏謙恭未嘗以御前人自居經略絕憐愛之曰兒竢有好缺我題女官輔臣輒泣曰臣奉命隨相公死隨相公耳相公勤勞王事臣安忍離相公左右而安居好爵耶經略對之亦泣下經略以夷陵爲川湖要地土司雜處題請設鎮而大元爲請雖酬其願亦卽爲輔臣地矣大元之鎮經略攜輔臣上雲南雲南平設援勦五營而題輔臣爲右營總兵轄雲南迤東地方駐曲靖府後經略歸朝遂隸平西王藩下輔臣之事平西無異經略而平西之待輔臣有加于子姪念王輔臣不去口有美食美衣器用之絕佳者他人不得必賜輔臣輔臣爲人恭以事上信以處友寬以待人而嚴以御下然有功必賞雖嚴士亦樂爲之用嘗奉平西命征烏撒與諸將會食于馬一棍營中吳應期亦在坐應期者平西之姪也爲固山額眞飲酒薄醉將飯矣輔臣飯盂有死蠅焉王總兵者見之呼曰飯有蠅飯有蠅時馬一棍爲主人御下酷厲每以微過責人一棍立斃故有斯號輔臣恐其以死蠅故而殺庖人曰我等身親矢石人也得食足矣安暇擇哉倥匆之際死蠅我亦嘗食之矣王總兵性愚蠢不解輔臣意乃曰公能食此蠅吾與公賭輸吾坐下馬輔臣念言既出諸口遂勉強吞之吳應期在旁曰奈何王兄馬直如是好騎耶人與兄賭食死蠅兄便食之若與兄賭食糞兄亦將食糞耶輔臣怒罵曰吳應期女恃王之猶子當衆辱我人懼女王子王孫吾不懼也吾將食王子王孫之腦髓而嚼其心肝挖其眼睛矣遂揮拳擊食案案之四足皆折案上十二磁甕暨菜碟飯盂酒杯等一一應手碎左右侍從以百數皆辟易應期乘閒逸去諸人亦勸輔臣歸來朝酒醒氣平亦自悔之左

右勸輔臣往謝。應期曰。固山之言。本出無心。公怒罵過甚。往謝而解可耳。王甫出門。而吳已飛騎來矣。執手入。拜伏不起。曰。昨以酒故無狀。出語傷兄。兄皋吾誠。是願兄恕之。無藏怒。王亦拜。掖之起。曰。我醉。出語傷兄。兄不罪我。何反自責爲。遂招諸鎭來。開筵痛飮。極歡而別。從此相好如初。無閒言矣。或有以此言聞之平西者。詞多溢惡。平西不善也。適曲靖差將官入省領餉銀。事畢辭平西。歸平西勞之曰。女歸言吾問爾帥衆各營將士無恙。更語爾主。前征烏撒時。與吳應期酒後爭嚷。少年兄弟。使酒罵坐。此其常事。乃至老拳相向。亦復何妨。誰是婦人腹有私孕。懼其打落耶。打卽打耳。何必牽引老夫。乃云女是王子。吾將食王之腦髓心肝。此誠何語。令他人聞之。掩口笑我曰。吳三桂老子平日愛惜王輔臣如珍寶。今一旦思食其腦髓。豈不令人寒心。歸語爾帥。今後更無作此等語。王輔臣聞之。亦怏怏曰。我與女皆朝廷臣。豈女家人。而受制于女。女自向女之姪。視我爲外人。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安能鬱鬱久居此耶。乃密遣人持金錢入都。徧賂朝廷左右。暨用事者。人人交口王輔臣上聞之。亦耳熱矣。適平涼提督缺出。上以邊鎭須材。特點王輔臣。報至滇南。平西聞之。如失左右手。歎曰。小子費亦不貲矣。家私幾何。乃如此胡爲耶。及至省辭王。王待之愈厚。執手涕泣曰。爾至平涼。無忘老夫。女家貧。人口衆。萬里迢迢。何以當此。遂出帑二萬兩以爲路費。輔臣至都。久不得陛見。蓋其平日專用力于近侍之人。閽部九卿。全不留意。故滿漢大臣多少之。無人引見。兵部曰。事關儀制。在禮部。禮部復曰。提鎭引見。兵部事也。兩相推委。而王輔臣又不肯更以金壁賄賂部臣。惟隨衆常朝而已。一日朝上賜羣臣茶。有近侍曾識王者。行茶至前。私問無恙曰。來幾時矣。

曰久匆匆不得款語後上燕居偶念平涼提督何久不至近侍奏曰至矣前常朝賜茶時奴親見其坐班上曰何不引見亟令人出外訪問立詔之入上坐內廷以待望見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復何憂自此恩澤頻加賞賚屢及無日不詔入語必移時廷臣駭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傳以爲平西有密語令王入奏又訛馬鷄子爲馬兒頭種種不經之語令人發笑上問輔臣出身曰身者庫上驚曰如此人物乃隸身者庫耶立命出之改隸旗下因謂之曰朕欲留女于朝朝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非女不可其命欽天監擇好日以行時值歲暮而定期歲內上又謂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元在邇其陪朕看燈過而後行更命欽天監再擇吉日于上元之後屆期入辭溫語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賞賜御座前有蟠龍豹尾鎗一對上指謂輔臣曰此鎗先帝所遺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鎗于馬前以無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鎗以賜女女持此往鎮平涼見此一鎗如見朕朕見此鎗如見女矣輔臣拜伏于地泣不能起曰聖恩深重臣卽肝腦塗地不能稍報萬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涕泣而出癸丑平西王反念陝西爲天下之脊而王輔臣張勇實握兵權又皆舊部曲輔臣尤爲親密雲南援勦右營標下聽用官汪士榮向爲輔臣之所親信三桂訪得之以書二通劄二道付士榮令其從間道走平涼以致輔臣而令輔臣以書一劄一轉致張勇不別遣使輔臣得書立使人拘執士榮令其義子王吉貞賚逆書二通僞劄二道解逆使汪士榮星夜入朝上見之大喜置士榮于極刑留吉貞于朝晉職爲卿而嘉輔臣之忠貞也張勇聞之怒曰吾二人事同一體女卽欲作忠臣亦宜先使知會同遣使入乃背我獨獻忠

于朝廷。令朝廷疑我。是賣我也。我看女作忠臣者作至幾時。自此張王遂成參商矣。秦州之變。世多知之。茲不具記。然初非輔臣本意。方其下之謀爲變也。輔臣以死自誓曰。寧殺我。無負朝廷。言之至再。迨變局已成。而輔臣亦無如之何矣。平涼之兵既殺經略。陝西督撫以反狀上聞。上亟召王吉貞入內。曰。女父反矣。吉貞曰。不知也。上卽以陝撫之狀示之。吉貞戰慄。噤不能言。上曰。無恐。朕知女父忠貞。決不及此。由經略不善調御。平涼兵變。脅女父。不得不從耳。女宜亟往。宣朕命。女父無辜。殺經略罪在衆人。女父宜竭力約衆破賊立功。朕赦衆罪。不食言也。吉貞星夜歸平涼。時輔臣尙在秦州。平涼居守諸將技癢正不可奈。忽見吉貞歸。歡呼曰。大總爺至矣。擁之入城。奉爲總兵。設官分守焉。吉貞亦將上命置腦後。自吉貞歸平涼。而王氏之反勢成。輔臣旣殺經略。詎不思疾取西安。而張氏雄踞西陲。耽耽虎視。一舉足而東。則張氏卷甲尾其後。躊躇首鼠。退保平涼。而大兵已四集矣。輔臣初在大同。城破之日。有結髮妻自縊而死。後貴復置妻妾七人。平涼被圍時。輔臣顧七人而歎曰。死大同者。今無其人矣。七人聞之。同時皆自縊而死。輔臣出戰雖屢勝。而孤城坐困不支。經略圖海招之降。與之鑽刀設誓。保其無它。輔臣出降。隨經略轉戰有功。事多不具錄。事平。上撤經略還朝。卽召輔臣入京。鞍馬已具。行有日矣。乃出其後妻。自七人縊後。輔臣復娶一女。至此忽與之反目。怒不可解。登時欲出之。召其父來。與之決絕。而密語之曰。領汝女亟離此。他方遠嫁。我出汝女。所以保全之也。有工匠隨征久。具呈于輔臣。求批歸省。輔臣取其呈手裂之。曰。汝歸卽歸耳。尙須此物耶。汝歸不宜復來。逢人不可道一王字。命取銀賞之。工匠涕泣辭去。隨命司計者取庫中

銀多少分之各爲一封多以百計少或數兩一一標識餘一二萬金置之庫中以印條封之更錄簿一册記銀數幷諸雜物曰吾爲提督久豈無餘貲令人動疑累女後人也取舊帳目悉火之召諸將卒親隨人等至前曰女等隨我久東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亦良苦今我與女等辭女等宜遠去隨其人之功績各以銀一封與之曰女持此願歸田者亟歸願入行伍者速投他鎮去無言向在我處衆皆哭揮之行曰速去我事自當無累女等從此決矣既發遣衆乃命酒獨酌高歌飲訖見盛魚銀碗在案重二十餘兩沈吟曰此物當與誰適有童子捧茶至顧曰女在此幾年曾娶妻否童子曰未娶也遽命取石槌碗令扁以授童子曰與女歸娶一妻勿更來矣復酣飲高歌二三日問門下尚有幾人則惟數十人在矣召之來共坐呼酒歡飲至夜半泣謂衆曰我起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貴已極前迫于衆人爲不義事又不成今雖反正然朝廷蓄怒已深豈肯饒我大丈夫與其駢首僇于市曹何如自死然刀死繩死藥死皆有痕跡則將遺累經略遺累督撫遺累女等我籌之熟矣待我極醉孰我手足以紙蒙我面冷水噀之立死與病死無異女等以痰厥暴死爲詞衆哭諫之怒欲自刎衆從其言天明以厥死聞後經略入朝上問王輔臣經略言反非其本意上怒曰女與王輔臣一路人也圖海懼吞金而死惟張勇坐鎮河西始終不變三秦賴其保障上嘉其忠封靖逆侯世襲人謂靖逆之功實王輔臣激成之云

江西風土與江南迥異江南山水樹木雖美麗而有富貴閨閣氣與吾輩性情不相浹洽江西則皆森秀竦插有超然遠舉之致吾謂目中所見山水當以此爲第一它日縱不能卜居亦當流寓一二載以洗滌

廑穢開拓其心胸死無恨矣
岷江萬里奔流至江南已就坦途逶迤東去若安慶以上其浩蕩之氣猶未盡覩又受彭蠡之流阻以小姑之險湓洞震動不可方物江南兩岸固不乏山亦皆寬衍平舒此則層巒疊嶂與江勢爭雄峭森秀如荆關之畫而情爲之移
湖口縣下石鍾山石無巨細皆插空壁立如吳郡范墳萬笏朝天之狀石壁數百仞下臨無地秀極絕勝震澤之石公有漁人爲棧道于壁間者望之如飛仙予與虞臣叫絕符五云先生若入蜀寸寸皆是物也久之亦厭極矣何奇之有予思自幼熟讀少陵詩若不入蜀便成唐喪倘遂茲願則一草一石皆別有妙悟斬新更讀一部活杜詩其境當何如也唱經堂于病中無端忽思成都有詩云卜肆垂帘新雨霽酒罏眠客亂花飛餘生得到成都去肯爲妻兒一灑衣想先生亦是杜詩在八識田中作怪故現此境不然先生從未到成都何以無端忽有此想耶
酈道元所謂石鍾山東坡泊舟於此作記者乃上石鍾山也
下石鍾山有閣曰江聲在山半踞石壁上南望彭蠡西對大江游覽之地于斯爲最乃其地爲公所荒蕪不治北牖下有槽櫪馬矢堆積令人歎絕此與才士流落不偶者何異若此閣在吳下所遇不知當何如也
同舟有劉公者庚午曾隨征阿魯得辛未隨駕□□其言與予向之所聞無異朝廷以舐戲悉北鹵信有

之矣。

湖口縣南望彭蠡。不見涯際。鞋山峙湖中。浮圖如筆插天。大孤山尚縹緲雲外也。上下二石鍾山。爲湖口名勝。萬曆時宦官李道奉設關榷稅于此。于上鍾山大治臺榭。顏曰學圃。後李去關撤。其地亦廢。今無片瓦存矣。山塢中草深數尺。堯峰僧坦然自京師歸。訪友于此。不值。有窮途之哭。囊中惟錢十八文耳。日坐江邊賣藥。以度朝夕。環視石鍾。惻焉心動。髯蘇舊跡。渺無存者。不有梵刹。爲山靈羞。卽毅然以募建爲己任。乃坐于關使者之門。晝夜不臥。凡二十五日。使者心動。施銀十兩。公卽募人薙草除礫。築地爲基。而架木於其上。覆之以席。禪誦于內。值使者解任歸。泊舟山下。見而異之。曰。吾以女得銀他往矣。乃果爲此難成之事耶。復施銀二十兩。書吏人役等各以其力來擎而舉。此庚午夏秋間事也。爲庵一。顏曰潮音。中奉大悲尊像。西向。像前燈火熒熒。庵之後半廈爲公禪栖處。面絕壁而開東牖。旁一小廈爲香積屋。止此耳。庵前尚無牆垣。旁有隙地而無鄰屋。恐其易傾。以木支之。山風時來。吹落簷瓦。公之願蓋未竟也。

符五云。打仗之際。刀惟一掠耳。不可直斫。斫必傷刀。爲他人制矣。馬上槍法。決無向前直刺之理。惟有回身一槍耳。打仗不可不多備鶴子鞋。鞋須穿過二三日者方妙。新恐與足不相得也。必備乾飯一包與肉脯置腰間。飢時食之。精神十倍。更帶米一二升。若飯盡。可于地掘一小坑。築土令緊。水溼之。鋪樹葉一層。置米上。米淘過。更以水溼之。米上覆之以樹葉。葉上鋪土。以火煨之。卽成飯矣。此法大妙。非獨行伍人當

知也。帶白蠟米一包。硃砂少許。遇暑熱暨急難撲跌損傷時食之。可以護心不死。若兵散。不可晚入人家。語皆從經歷中得來。故親切而有味也。

勸州道士洑在江之西南山極奇峭。有蘭若臨江。樹木叢茂。大石數十丈。踞江邊。舟過其下。仰望之。復自看身在舟中。舟在江中。恍如畫裏佳絕。

武昌縣在江之西南岸。卽古武昌鎭也。陶侃庾亮所鎭皆此地。東坡游赤壁時所望亦此。今之武昌則江夏也。

辛未秋。予寓漢上時。臥處共有四官象。乃天地水火也。三官始于黃巾。而道士家因之。不知何時益之以火。漢口皆是也。天地水火爲四正。益以風雷山澤爲八卦之神。亦是一說。

冰鑑和上爲費隱和上之孫。而獨冠敬和上之法嗣也。冰鑑嘗參天童密老人。天童曰。荆州有天王道場。女能重興之。不勝如親近老僧耶。天王卽道悟之道場。廢久矣。惟存一鐵塊耳。基皆爲人所侵占。和上遂于此發願。尋訪久之。而後得其道基。竭力恢復。今已輪焉奐焉。儼然一祖庭矣。愚按。天王天皇音旣相同。其人又皆名道悟。皆住荆州。亦一奇也。由此濟洞二宗。各以其所見。互相是非。浴血而戰。兵連禍結。至今猶未已也。夫豈所謂鬬諍堅固者非耶。洞庭橘香同岑和上。洞下尊宿也。嘗謂予言天皇實非其人。自古未有以天皇名寺者。濟宗所據之鐵案。以五燈會元邱玄素之碑爲證。夫邱爲荆州節鎭。考之唐書。實無其人。夫節度豈無關者而史遺之耶。濟洞二宗之子孫。各祖其祖。門戶旣立。則兩造之言。俱不可信。竢予

少暇。爲彼攷之。自有定案矣。

漢陽渡船最小。俗名雙飛燕。一人而盪兩槳。左右相交。力均勢等。最捷而穩。且其值甚寡。一人不過小錢二文。值銀不及一釐。即獨買一舟。亦不過數文。故諺云。行徧天下路。惟有武昌好過渡。信哉。

龜山即禹貢之大別。形肖龜。故俗名之。

黃鶴樓建漢陽門城樓上。巍巍百尺。西向大江。樓前有白石浮圖。工麗無比。如西番阿育王塔式。四周皆鐫大梵書。恨不能譯其語。南向建石坊。題曰勝像寶塔。大元至正中威勝王太子建。樓南之臺曰湧月。有粗黃石大書湧月臺三字。高古遒媚。俗以爲曹孟德所書。夫曹公未嘗至此。其說附會可笑。

黃鶴樓中層層皆奉純陽像。黃鶴仙蹤。乃費文禕事。與呂洞賓全無干涉。呂咸通中人。而崔考功之詩。作于天寶。有何難攷。而昧昧至此哉。蓋文禕無人知之。洞賓則名喧天壤。故也。人不可無名。神仙猶尙如此。又何怪今之人趨走如騖邪。予嘗謂佛菩薩中之觀音。神仙中之純陽。鬼神中之關壯繆。皆神聖中之最有時運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舉天下之人。下逮婦人孺子。莫不歸心向往。而香火爲之占盡。其故甚隱而難見。未可與不解者道也。

潘太邱弟燕邱。紹興上虞縣人。流寓都門三世矣。尊公明季乙卯北闈舉人。任太原府同知。國初補江西崇義縣。太邱昆季來武昌。入籍府學。順治初拔貢出爲雲南黑鹽井提舉。陞雲南鶴慶府劍川縣知縣。縣在西南極邊。與麗江府界鄰。麗江知府乃土官。有瀾滄江。渡江而西。則西番烏斯藏大寶法王地界矣。先

生在滇久見吳三桂所爲多不法知必爲亂遂歸武昌未三年而變作夏逢龍之變人爭出城入山逃避先生獨閉門飲酒高歌曰無能爲也卽平矣先生之識加人一等矣

漢口不特爲楚省咽喉而雲貴四川湖南廣西陝西河南江西之貨皆于此焉轉輸雖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甯杭州以分其勢西則惟漢口耳

漢口三元庵後有亭曰快軒軒後高柳數百株平野空闊渺然無際西望漢陽諸山蒼翠欲滴江南風景秀麗然輸此平遠矣

漢水之西南距大別之麓皆湖渚菱蘆菱芡瀰漫蒼莽江口築隄走龜山之首約里許自西達東石甃平整循隄而東南望湖渚有江南風景

大江自南迤北武昌城在北卽古江夏地城南爲鸚鵡洲漢江夏太守黃祖殺禰衡處洲近南岸而江流遶出其東洲北武昌南流而之大江者曰鮎魚套使無此洲則江勢之浩淼爲何如耶

龜山有鍾子期聽琴臺不知在何許古跡謬妄概不足訪昔神禹道漢水至于大別會于江俗呼大別爲龜山以形似也隔江有山蜿蜒東出俗曰它山遙遙相望半生以來登覽之勝無有踰于此者蓋山雖不高而當江漢之滙四顧空闊潛沱數重環拱于此支交脈會左右磐據目窮于應接矣案尚書禹貢漢水南至大別入江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

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江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桑欽水經。沔水自沌陽縣北。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酈道元曰。沌陽處沌水之陽。沔水又東經林障故城北。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爲荆州都督鎮此。庾仲雍曰。漢口一名沔口矣。案地記。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相符。但今不知所自矣。予嘗謂酈善長天人。其注水經。妙絕古今。北方諸水。毛髮不失。而江淮漢沔之間。便多紕繆。酈北人。南方之水。非其目及也。小別不知在何許。竣更攷之。

自鐵門關西上。爲龜山首。有樓巍然。曰晴川。與黄鶴對峙。蓋取崔顥詩以名樓也。旁有禹稷廟。毘陵人毛會建。刻南岳岣嶁碑于廟前。而紀其事。樓臨江東向。軒豁開爽。遠勝黄鶴。蓋龜山之首。走江中數百步。而大江橫過其下。左右無遮蔽。與市廛稍遠。縱目所之。山水之情。與精神融洽。不如黄鶴之散漫無章。可謂後來者居上矣。

予意黄鶴樓即黄鵠磯。後人訛鵠爲鶴。而附會以費文禕事。一經崔考功題。而青蓮閣筆。已成千秋鐵案。乃今又轉而爲呂純陽。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天下事已往者皆成冷風蕩煙。又何是非之可論。只要事理燦然。悦人耳目。吾亦任之矣。又安從起古人于九京。而問其果然果不然耶。無奈展轉荒謬。詞不雅馴。令人難爲聽耳。

酈道元曰。黄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謂之黄鵠岸。岸下有灣。目之爲黄鵠灣。黄鵠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藉阻。高觀枕流。上則游目流川。下則

激浪崎嶇。實舟人之所艱也。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亦沙羨縣治也。予意桑欽之所謂歎父山魯山。與酈善長所謂翼際山者。皆今之所謂蛇山一帶耳。有鸚鵡洲口爲據矣。黃鶴樓旁湧月臺有小石碑云。此山卽元之高冠山也。高冠二字。未之前聞。意者因酈注有高觀枕流四字。元人于此置觀。後遂因之名山。復訛觀爲冠邪。不然。山自太古。何獨隸之元邪。當更攷之。

黃鶴樓後有道院。甚精麗。其額顏曰覺岸。內塑純陽睡像。亭曰仙棗。邯鄲道上。盧生與純陽各分半席而酣寢。大覺而後知大夢祖生之鞭。必有先之者矣。亭南有小門。下距地數百尺。施磴道。曲折而下。蓋漢陽門建于它山之首。而黃鶴樓復建于城上。據地最高。它山逶迤東去。茲則南出。故陡絕耳。門上有官告諭。禁人往來。蓋茲地爲漢陽捷徑。若不禁止。熱中者羣趨於此。商山佳處。卽成通衢矣。

它山界武昌城爲南北二區。巡撫布政皆開府于山北。而總督公署則在山南藩司之前。鑿山脈而斷之。建鼓樓於其上。爲南北通衢。用形家言也。漢陽大別之鐵門關亦如是矣。妖言邪說。殃及山川。此天地之蠹。乃世之號爲儒者。以窮理格物爲宗。亦樂其說而娓娓言之何也。

洪山寺建于武昌東門外。蛇山之麓。爲明楚王所建。道場宏麗。爲天下第一。照牆有碧琉璃交龍。壯麗晃耀。牆宇高峻。如都門西山諸梵刹。製南向爲山門。爲執金剛殿。爲四天王殿。爲彌勒殿。有豐碑一座。在鐘樓前。紀年景泰。開山爲碧空鑑禪師。餘文不暇詳也。至大雄寶殿。已山半矣。南望數十里。湖光瀠洄。與岡阜互出沒。殿宏麗如大內。乾清宮三世天人師三十二相圓滿具足。勝妙殊特。絕如寶山。阿難迦葉侍立

左右諸大菩薩退坐天人師後諸聲聞衆列坐兩廡二穢迹金剛神捧寶杵東西向各長二十尺金甲冑威猛如生殿柱皆合抱蟠龍梁棟楹題悉施金碧耀人心目平生所見莊嚴佛土未有若斯之至者吾恐天台智者大師于大蘇山入法華三昧前方便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亦不過爾矣大雄殿後爲彌陀殿中供無量光世尊而觀音勢至左右之旁列二十四諸天像安養淨土遜于鷲嶺殿之東上別爲一區有亭二進爲上官往來游觀飲讌地其後浮屠七級則登臨之最勝處也

予在武昌見鹽店招牌書曰重砠白鹽余不知砠爲何物思之久而不得也問之宗夏宗夏曰砠秤錘也音租鹽每包重八斤四兩製權兩之而衡其輕重曰砠如其數者爲重砠也

酈道元博極羣書識周天壤其注水經也于四瀆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紀其道里數千年之往跡故瀆如觀掌紋而數家寶更有餘力鋪寫景物片語隻字妙絕古今誠宇宙未有之奇書也時經千載讀之者少錯簡脫字往往有之然古玉血斑愈增聲價但其書詳于北而略于南世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詳正在北而不在南也余在都門爲崑山定河南一統志纂遇古今之沿革遷徙盤錯處每得善長一語渙然冰釋非此無從問津矣北方爲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于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五胡雲擾以迄金元淪于夷狄者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而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矣元虞集章奮然言之郭大史毅然修之

未幾亦廢。有明三百年。更無過而問之者矣。予謂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興矣。西北水道。莫詳備於此書。水利之興。此其粉本也。雖時移世易。遷徙無常。而十猶得其六七。不熟此書。則胸無成竹。雖有其志。何從措手。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讀而急講也。水經注千年以來。無人能讀。縱有讀之而歎其佳者。亦只賞其詞句。爲游記詩賦中用耳。然亦千萬中之一二也。吾友虞山黃子鴻。獨能沈酣此書。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好學深思。心知其事。吾于子鴻見之矣。千世之後。復有子雲善長抑何幸與。更得宋人善本。正其錯簡脫訛。支分縷析。各作一圖。其用心亦云勤矣。惜其專于攷訂。而不切實用。尺有所短。無可如何。予東歸後。思以此本照宋板割裂改正。裝裱成書。命門人鈔錄其圖。幷二十一史輿地志攷。而顧景范有讀史方輿紀要。傅是樓有一統志稿。皆輯錄之以爲疏水經注之資云。

古書有注復有疏。疏以補注之不逮。而通其壅滯也。酈道元水經注。無有疏之者。蓋亦難言之矣。予不自揣。蚊思負山。欲取酈注從而疏之。魏以後之沿革事蹟。一一補之。有關于水利農田攻守者。必攷訂其所以而論之。以二十一史爲主。而坿以諸家之說。以至于今日。後有人輿西北水利者。使有所攷正焉。予既得景范子鴻以爲友。而天下之山經地志。又皆聚于東海。此書不成。是予之罪也。當與宗夏勉之。

歷代史册。浩繁極矣。苟不提挈其綱領。便如一屋散錢。無從着手。如春秋通鑑目錄大事紀。皆苦其太略。而朱子之綱目。又多書迂闊不切之事。關係重大者反多遺漏。前人之書縱極盡善。不經我手。如觀它家

寶。與予無益也。予最愛竹書紀年。有絕人之識。春秋而外。別爲一家。久思取竹書以後迄于有明。照例勒成一書。以備遺忘。年來奔走四方。無一日之寧。更有十倍于此者。亦皆置之高閣。況此考訂編輯之末乎。兩日兀坐僧房。看倪黃二子閱通鑑大全。此等書不知出于何傖之手。乃託文章巨公之名。以誑世之聾瞽人家子弟。輒奉以爲聖經賢傳。不敢別置一喙。聞人出一議。輒搖手閉目。以爲侮聖人之言。嗟乎。學者識古今之成敗是非。以開拓其心胸。爲他日經濟天下之具也。乃以此等糞穢瓦礫。填塞心胸。牢不可破。求其磊落軒天地者。又胡可得邪。哀哉。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然取之以攷年月。紀姓名。亦胡不可。乃其中謬譌亦復不少。予令宗夏置簡二册。上橫書甲子。每簡二十二行。後一册每簡十行。自堯甲辰始。每年紀其年號幷大事。上一册紀唐虞三代。其事簡。後一册則入通鑑事煩矣。故止十行。寓中無他書。惟據此耳。聊以此爲續竹書紀年之草稾。經營一過。諸事皆有頭緒。他日可以讀史矣。倪黃二子學史。實自此日始。

通鑑託始于周威烈王戊辰。初命三晉爲諸侯。其距春秋獲麟尙七十年。所以避續春秋之嫌也。通鑑以前事。則宋京兆劉恕有通鑑外紀。起三皇本紀。至周共和。又一蘭溪金仁山履祥有通鑑前編。起陶唐至威烈。所以補通鑑之未載。令學者知古今之全也。乃外紀則取諸子書。暨讖緯之說。以圖畫虛空于洪荒之世。今之小部。率取此二書合爲一册。牛鬼蛇神。紛然滿紙。不復可以寓目矣。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自堯甲辰至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共一百二十六年是爲乙酉而夏禹卽位則在丁巳中間相去七年此七年者當何所屬抑果如孟子之言辟之于陽城耶抑別有故邪今亦不記皇極經世書以此七年歸之于誰而竹書紀年有異同否邪

外紀記商王紂三十二年以長曆通之是爲戊子而武王卽位則書乙卯若是則紂之二十三紀也夫武王卽位于己卯而謂紂亡于戊子邪無書可檢故提綱仍以己卯推之

予寓漢上時漢陽令張壽民招飲竹箸瓦杯寥寥五簋庭中黃菊粲然二白鶴飲啄于其側叔度清風蕭然可樂世風一變至此天意誠不可測也歸與宗夏言而歎之

林障山有故城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鎭荊州治此後移沙羨此處遂廢今土人呼曰城頭山在漢口之西三十里鄂家口人煙輻輳百物皆具宗夏言此地近日氣象日隆人物趨此漢口衰象已現漢衰此其昌乎蓋上游繁盛古說荊襄後則圍風鎭明季移于武昌漢口之興利在清初今鄂家口又將繼漢口而起矣

長湖口漁罾數百里星羅棋布更是一重境界予嘗言渡江令人雄毅入湖令人深靜驗之于此益信然矣

荊州護國寺莊嚴華整殿後有大鼎一座以石臺承之古色斑爛可愛俗云大禹九鼎之一不覺失笑

報國寺乃關壯繆祠極其壯麗江陵舊城乃羽所築祠之宜也而遂以江陵爲古荊州相去遠矣

謂宗夏曰。余平生以來。未曾見花。惟見竹耳。六七歲時。曾見山水。少長不更見矣。前在石鍾大別。依稀如隔羅縠。不謂之見。此語索解人不得。

煥章云。荊州沙市。明末極盛。列巷九十九條。每行占一巷。舟車輻湊。煩盛甲宇內。卽今之京師姑蘇皆不及也。今則寥寥一帶爾。盛衰變遷。令人感慨係之。

荊州城最窪下。江水經其東南。以長隄障之。故溝洫皆壩斷不能相通。決江水則荊州之人可使爲魚鼈。不可守也。曇瑞師言襄陽穀城縣牧豎。穴地得古延慶寺道場。有殿三層。皆在地中。前殿亮槅。皆鑿石爲之。後有延慶祖師塔。曇公不記其何代人。又不知何故陷于地中。滄海桑田。高岸深谷。信然矣。

巖頭道場在武昌西南門外過渡處。德山鼇山皆在常德。荊州南門外五里許卽大江。名曰御路口。江正東西流。江之北限以長隄。障江水也。江不甚闊而流頗急。已有川江之勢。案江陵卽古之南郡治。其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隄。遵善于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粗築。略無差失。夫陳遵之測量。以耳不以目。予嘗見瞽者張浩庵以舌餂銀。而知銀色之高低。則五官未始不可以互用。不獲圓通。祇是心粗耳。俗傳明初馬后至江陵。于此登岸。故名其地爲御路口。江洲載蘆荻。率于此泊。捆入江陵焉。

澤口。別漢入潛之地也。屬安陸府。與潛江縣治相距不過十餘里。宗夏云。若向西北泝漢而上。則向鄖陽襄陽漢中矣。由澤口向西南順流而下。三十里至梅家嘴。若再順流而南下。則出大江。達新隄漢口等處。

欲至荆州.則自梅家嘴復逆流西上也.

四絕名藍者.天台玉泉棲賢靈巖也.栖賢在潤州.今隸江南境.靈巖在兗州.今山東.玉泉在當陽縣.今湖廣.天台在台州.今浙江境.皆智大師道場.棲賢靈巖尚俟攷訂.

金粟寺乃吳大帝赤烏年康居僧會所建.僧會于江南建三刹.一金陵之保寧.一太平之萬壽.一海鹽之金粟也.

荆州大暉觀兩廡畫壁.圖寫靜樂國太平降神出家修道上昇諸聖蹟.大約依倣悉達雪山事而爲之.不知粗自何人.膽大乃爾.然亦天地自然之致也.嗚呼.今諸山知識.往往互詆爲魔.釋迦之預記.胡不爽乃爾耶.然諸公自不識魔字.魔字之義.壞于梁蕭衍之不知妄作.譯場微意.失已久矣.

黃二玉言人中藥箭者.細嚼黃豆塗之.可不死.立愈.奇方.沙翁偶述雪嶠老人語.風居句云.糧空夜雨滋黃獨.屋漏春風補翠藤.近代尊宿之能詩者.無踰老人.恐無可齊.已不是過也.

章華臺在荆州沙市古城隍廟東.約二里許.路北有閭.曰古章臺.未知何故.去一華字.自此而北.長隄里許.隄旁有廢刹.曰章華寺.南望蒼然.寺之東北.有舀井一口.甎砌周緻.曰沈香井.土人言此爲楚宮故蹟.數丈之下.始有水.倒影杳然.人影在下.俯而上窺.自井畔口上而東折.路盡有地隆起.上建八角石亭.屹然孤立.相去不過一箭道.而逶迤曲折.有路轉峯回之致.亭之東北.湖水斷續.水落之後.猶有數畝澄波.縈帶其側.殘荷敗芰.飄零水際.予與宗夏頗賞其位置.土人以此爲古章華臺基.又云此亭爲前藩司李

公所重建。欄楯皆精麗古雅。夾隄梅桃彌郊野。由此而東北二百里中。皆蒔夫渠。春夏間乾坤繡錯。後吳三桂兵駐松滋時。大軍適屯此地。蹂躪蹴踏。梅柳桃杏。無一株存者。臺基甎石。崩圮墮落。此與武林之西湖同一傷感。今西湖稍復舊觀。此地廢興。當亦有其時矣。郡志言章華有二。一在沙市。一在監利縣離湖之側。予攷之舊册。在監利者乃章華臺。此則所謂楚王釣臺也。酈道元曰。江陵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濆水東北流入城。名子胥濆。蓋吳師入郢所開也。謂之西京湖。又東北出城西南。注于龍坡。古天井水也。陂北有楚莊王釣臺。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東西九丈。今毀之正在沙市。又曰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港水。西通赤湖。水口地多下。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水東入離湖。湖在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闢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左邱明曰。楚築臺于章華之上。韋昭以爲章華亦地名也。王與伍舉登之。舉曰。臺高不過望國之祲祥。大不過容宴之俎豆。譏其奢而諫其失也。言此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此則監利之章華臺矣。監利古華容地。今離湖之迹猶在也。

因讀史謂宗夏曰。古之諸侯。卽今之土司也。後之儒者。以漢唐宋之眼目。看夏商周之人情。宜其言之愈多而愈不合也。

破封建而爲郡縣。固時勢之不得不然。孟子已先言之矣。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李斯之說。必受之于荀卿者也。

沙市之西有觀音寺。中有浮屠五級。甲寅之變。大軍與平西之兵。隔江而陳。浮屠遂爲瞭望之所。浮屠之東。少北。有石脅勝幢。浙江僧卓然言此地舊有龍潭。毒龍居之。大爲民害。自無方禪師建幢于此。其患永息。今戍平陸矣。予意此潭卽天井水也。天井水亦曰龍陂。酈道元曰。廣圓二百餘步。在靈谿東江隄內。水至淵深。有龍見于其中。故曰龍陂。以方隅求之。毫釐不失。亦可樂也。

煥章言蜀中黃連蛇。乃近時新出之異藥。流行尙未徧中土。醫家猶不能盡知。此蛇產黃連地中。形甚小。惟食黃連花。土人取而陰乾。性與連同而功什百。用時以水蒸之。水氣成露者黃色。作連氣。一匙之水。勝黃連數錢。予習聞之而未經目見。昨在都門。吳侍御翼生自蜀中攜來者。予亦未及索看。煥章處亦有一條。襲而藏之。苦不甚佳。以其形稍大耳。茲一寓目。他日舉以示人。不爲塗說矣。

煥章談江陵形勝往跡。亦略知其概。云荊江西上有萬人隄。最爲險要。若掘此隄。則荊人皆魚鼈矣。昔曾有人以此說進三桂。三桂惜此百萬生靈而不用也。予爲沈吟感歎者久之。

予以小時多事。手未肯認筆。故艱于拈弄。學者若欲筆墨成章。須一二年苦功眠食于此。他日自能操縱如意。橫視一世矣。若其中之提挈綱領。批隙道窾。予雖不能。而知之無有復過于予者矣。

近人文字。目中所見者。惟燕峯暨易堂耳。燕峯孤立。未見有與唱酬者。易堂文雅。邱邦士集、予未見。然當推躬菴爲第一。莽蒼浩瀚。有大氣以舉之。南宋以來。未之多見也。

涵齋言大人託賴等奉旨至貴州審黎平府高岡土司金倒一案。卽將黎平府知府張澈。城守副將侯奇

立刻處斬。更有武弁三四員。問絞監候。處決蓋大人已奉嚴旨而出也。總督范承勛降四級調用。巡撫衞既齊革職。覆旨後更命部議。衞既齊擬斬。奉旨着解來京更議。蓋自三藩平後。今上于諸士司加意撫卹。以反平西之所爲也。

汪杲叔徽人名關字尹子。一字東陽。以篆刻游于婁東。得錢隨手散盡。不事家人生產。終于玉峯。其學原本秦漢。雜以宋元章法。何雪漁而後。亦近代之傑出者。

張未園名程。嘉定人。黃陶菴先生之門人。未園稍豐于財。嘗齎三百金。衣錦繡。泛舟金陵。收古書籍。滿載而返。中流舟漏。以襟袖拭之。通身淋漓。漏猶不止。遂仰臥于漏所。以背抵之。舟得近岸。舣之而行。前輩風流。今猶溢人齒頰也。

再生和上。初名澄如。嘉定人。精修苦行。常食淡。刺血寫經。因出血過多昏去。百日後復活。故易今號。崑邑之新漾江東。有長者王國良。豐于財。其子病瘵垂斃。長者入城完官稅。日暮出城。以子故必欲抵舍。至江干爲渡船所苦。遂露宿江滸。平明始得渡歸。而子死久矣。長者恨子死不得一見也。遂發願于新漾江造橋。以便往來之利涉。先出三百金。造木橋一座。又念不能經久。若石橋則非巨萬不可。長者即披薙爲僧。法號萬圓。以募橋工自任。往見石奇和上。和上以其老而易之。曰若要石橋成。須是再生來。長者歸。鳩工經始。未辦而卒。時再生在瑞光爲化頭。偶至崑山。有杜居士知其事。謂再生曰。石橋之識。是再生來。今師法號適符此記。距非橋工待師而成乎。師遂發願。以橋工爲己任。初然一指。繼然一指。橋工已就半矣。值

康熙十四年吳中大水時。既詘于財。而謗言復沸。橋工幾于中輟。蓋渡船之人。恨橋成而廢其業故散布流言以阻之。再生遂抽刀于縣前。斷左臂。血流如注。起走數武。復回故處。血暈而仆。衆善信延名醫。以萬金良藥敷之。血止得不死。徐果亭知之。爲募之于慕撫軍暨縣令。皆出貲倡首。而橋工次第告成。今惟石闌碑亭未完耳。嗚呼。觀和上之所爲。知有衆生耳。視喪其臂猶折槁枝也。今世之高談性命傳佛心宗者。固不乏人。而爭名競利。有甚于販夫屠沽。乃自以爲眞善知識矣。悲夫。

辛未春。予寓薦嚴寺中。狂風怒號。雨如覆盆。靜坐無聊。無端忽念諸故人死已過半。今日之存者。如深秋敗葉。零落蕭條。天各一方。不能聚首。余已置身妻子兄弟之外。所特以爲性命者。惟朋友耳。乃所遇又復如此。斯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矣。中年以來。苦多忘失。庚午孟夏。始有日記。又錄友譜一帙。記丁卯入都以來之新相知。大都有三百餘人。而丙寅以前丙午以後所交四方之士。其間事關性情學問。振古今而軒天地。雖海枯石爛。精神不可磨滅。若夫杯酒言歡。意氣推許。雖實繁有徒。亦記一不識十矣。每思追錄存沒諸友姓氏。錄成一卷。置之座右。暇時偶一披閱。其性情意思之所在。歷歷見之目前。以代把晤。年來奔走風塵。略無寧晷。今雨窗獨坐。無客無書。遂取筆研。游神往昔。見二十年來衰衰諸公。去來我前。如野馬塵埃之奔馳于窗隙也。人人有此一種境界。但未一靜觀耳。盡一日心力。憶得三百餘人。草錄一紙。他日有觸緒而來者。可以續入。亦非何劉沈謝矣。

偶念小雅綿蠻章。因念蠛蠓巢于深樹。不過一枝。知止乎其所不知。至矣。吾將止于斯乎。進而觀之。天人

上下之間。未嘗有一息之或止也。草木不止于地也。鳥獸不止于草木也。人不止于禽獸也。何也。草木若止于地。胡爲乎說甲而蒙芽也。鳥獸若止于草木。胡不樹根于土。而走陸飛空也。人若止于禽獸。胡爲乎不披毛而戴角也。由此觀之。則天固不止于人矣。天之不止于人。猶氣之不居于水下。而火之不伏于地中也。氣居水下。必泡而起。火伏地中。必奮而出。天不止于地。故必學以求通也。聖人因是。故天池爲鵬之所止。而王畿爲民之所止也。至矣哉。大學之言曰。止于至善。噫。微至善。吾將誰止焉。

追憶往昔。念四十年以來。惟學問一事。冷煖自知。餘皆蜣螬耳。語云。鑑于水。不若鑑于人。予曰。鑑于人。不若鑑于己也。又曰。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予曰。前步之躓。卽後步之戒也。取譬莫近于此矣。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未知今之所是者。非四十九年之非乎。雖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夫惟此一爲無過之地。故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淵乎微乎。吾將語誰。

趙鄰初言無錫秦留仙之弟。號赤仙。有奴子七人。于甲子年五人同謀。手刃其主。肢體零落。五人皆逃。一顚死于水中。一死于廁。餘三人者。次第擒獲。時值捕獲法寶。閉城門者四日。而翠華北來。錫人凶懼。奉旨三人凌遲處死。刑畢。刑人之椿。已扱置室中矣。其夜忽自起立。如人相杵而行舂者然。下築于地。周行室中。五日夜而後仆。室中之甎。皆糜碎如粉。亦千古未有之大異也。抑五人之死。皆冤乎。而實非冤。鄰初言。予聞之其甥。當必不繆也。他日至梁谿。當詢之秦雒生也。

鄰初又言秦赤仙有異相。性奇淫。棄其內而狎比頑童。故及于難。七人皆其所寵也。以千金買寶刀二。一

挂牀頭。一置枕畔。時執以自舞。後奴卽取此以弒其主焉。有女一人。聰慧絕倫。適陸氏。陸氏豐于財。其夫之文章書法威儀言辭。皆婦自教之。才能爲梁谿之冠云。

辛未之春。予至玉峯。診立齋先生之脈。頗異于常時。蓋立齋本六陽脈。加平人一倍有餘。始得其平。少弱卽病矣。今脈如常人而少弱。其病可知。惟左關一部獨旺。其病在肝。余爲之書一方。用乳金丹以調胸膈之血。二陳湯以豁其痰。鉤藤以平其肝。黃連以清其熱。硃砂黑鉛以隊其逆。淡秋石以開其關。疾其有瘳乎。

立齋先生始患隔食。繼復嘔血。紅黑相間。舉家遑如也。余曰。公肝脈獨旺。食隔不下。皆此物爲之祟。黑者瘀血。紅者新血也。瘀者不可留。新者不可吐。一日諸醫麕集。共議一方。平妥耳。用石斛阿膠丹參等。余竊意立齋久鬱肝脈不平。且見膈症。適又吐血。則其胸中必多瘀積。法當用升麻紅花。盡吐其胸中之瘀血。瘀盡自愈。否則用九蒸大黃爲丸。徐徐服之。而愈少遲也。富貴人惟喜溫補。聞用此等法。必大驚異。雖盧扁當前。亦不聽信。予亦無如之何也。

與吳修齡論業字之義。業乃鐘磬簴上橫木如鋸齒者是也。

吳修齡先生論聲音之道。頗爲有見。深以守溫字母劉鑑門法爲非。以二合翻切收盡諸法。立二十四條。以盡諸聲之變。亦可謂振古人豪矣。然以二合爲局狹門。乃實不知二合之奧理。以諸聲通翻切而立法太多。實無異于劉鑑。若取其書刪之。附予音韻書後。亦可備中華翻切之一法。其言曰。聖人言治平之道。

必本之身。審聲之士。顧可外其身以求用乎。作聲有鼻脣喉舌齒脣之六體。竭耳目以自審六體所作之聲。可以纖微不混。其法有二。曰二合。曰翻切。二合乃佛法祕密中事。字聲之晦昧者。合兩字之聲爲一聲以顯之。最爲親切。如多翁合成東字也。翻切大同而小異。翻之多者有二十餘聲。切聲有二百之外。以摩盪之法行之。可得翻切千數。如多翻宗切。登翻翁切。都翻風切。東字二合如以父母求其人。必無第二翻切如以兄弟求其人。或妻妾求其人。不能不多也。與二合同條而稍異者。又有切身之法。乃譯場中所立。有東字乃可合多翁二字以顯之。并無東字。將何以顯。于是切身之法生焉。合二字之聲以爲聲。即合二字之形以爲字也。如丁也爲弔。丁可爲何是也。翻切爲震旦之法。顏之推以爲三國時孫炎所作。（見王肅傳中）近日顧炎武以爲左傳之鞠窮爲弓。句瀆爲穀。已是翻切。皆未窮源。說文萬言。諧聲者八千。其中自成聲者十之一。餘九皆以翻切得聲者也。苟無翻切字內但有二千字。何以周用八千字中。諧本聲諧四聲諧翻聲諧切聲耶。凡有二十四條。朗然可據。此豈先有字後立聲乎。翻切必出于始制文字者形聲一時所就耳。東漢爲殤帝諱。改隆慮爲林慮。隆林一翻故也。周易兼義及洛誥釋文。皆言馬鄭已有翻切。而未盛行。其曰孫炎。就所見者言之耳。炎書不傳。而所立翻切之名。最爲精當。昔人之丁顛寅言。雖未成書。翻法甚密。六朝人能通翻語。史册載之。唐高宗有通乾天窮之避。李陽冰云。臬不從自得聲。從劓省也。德宗時有任饒調甜珍。張藥鑑之翻。皆灼然不謬。守溫作字母三十有六。翻法遂壞。後人著述如林。皆醉以狂泉者也。又有言翻即切。切即翻者。夫既即一。多翁翁多。皆可得東邪。天地即一。陰陽即一。人物皆廢失矣。梓

人作博子。先作長條。乃爲方塊。長條。翻也。切則截之爲方塊也。此豈有難解者。而憒憒至此乎。二合立體爲本。翻切旁通爲用。無二合則無以質翻切之錯誤。然二合本能生一切諸聲。而不能自生其聲。藉翻切以楞出之。又二合雖得一字之眞聲。而不旁通諸字。得翻切乃可旁通也。二合翻切二法猶有不能顯之聲。不得已而用四聲四呼陰陽切聲四法以助之。十得八九。不知昔之居然自任者何故二合切身。佛家綱要。絕非僻書也。儒生不知神珙守温清泉佛弟子而茫然。誠不可解。平論昔人著述。孫愐翻切雖不縝密。猶能傳近似之聲。有功斯道。四呼束于字母。破碎汨亂。而能顯撮口字聲。門法爲字母四呼所夾束進而愈窮。然其局狹音和。闇合于二合翻切。惟守温蠡爾一物。所立字母。一母兼三四翻之聲。誤殺後人。直當投溷者也。夫聲發于形。不關心事。心有智愚。形無凡聖。列子云。聖人廢心而用形。知此則牧豎之審聲與孔孟等矣。又曰孫叔然翻切之書失傳。唐有孫愐之唐韻。守温之三十六字母。何人之四呼。劉鑑之門法。餘如司馬君實清泉韓孝彥著述紛然。要不出于四家。孫愐不知翻經切緯之意。廣收雜物。金矢一囊。四呼如盲人摸象。僅得一肢。以爲全體。而所得者是眞非贋。門法如唐肅代之朝。行間非無李郭。不能專任。使與七節度爲等夷。令出多門。終至相州之敗。至于守温。直是無知妄作。貽毒後人而已。予謂先生之論局狹音和二門二合翻切之說。暨評論昔人。皆精微確當。有功聲韻。先生亦嘗自負誇予曰。諧聲之道。蒼帝而後。直至小生。獨是于二合之說。猶未能心知其事也。先生雖發悟于華嚴字母。而金剛頂大海陀羅尼暨涅槃十四音。未嘗寓目。于五天梵音半滿字學茫如也。二合之中。已不辨其多含。況三合以上乎。

蓋先生于天竺陀羅尼太西蠟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諸書皆未究心其所爲聲韻者特震旦一隅之學耳若其合翻切于諧聲實發前人所未發而列門過多失同劉鑑使蒼帝本意如此亦可云漫無紀綱者矣

修齡有自著書三十餘卷紀流寇事甚詳半藏家塾半在潘次耕處

陳青來執贄于予問爲學之方予言爲學先須開拓其心胸務令識見廣闊爲第一義次則于古今興廢沿革禮樂兵農之故一一淹貫心知其事庶不愧于讀書若夫尋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謂雕蟲之技壯夫恥爲者也

與青來言趙寒山草篆予之惡草篆者非惡寒山之草篆惡今人之學寒山者耳若寒山者所謂從容于法度之中故能變化于規矩之外今人未嘗一日從事于玉筋執筆輒擬寒山所謂學邯鄲之步未有不失其故者也

人有不由楷法竟學章草者乎無有也篆籀何反不然邪辛未夏諸商人聞江北旱蝗相繼爭糴米而東舳艫首尾相銜蔽江而下漢江之間米價日增而江南依然如故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反貴爲賤翻賤成貴甚矣白圭計然之術不可不講也

姜西溟有端研一方長五寸闊四寸式製古樸絕愛之予昔亦甚賞鑑近爲顧華峯醉後使酒所碎雖以膠漆附會之非完璧也西溟言及氣猶填塞胸臆也西溟又言舊有一硯乃天然石子十倍于此乃爲某

人竊去。貧士一佳硯亦不易蓄。可憐哉。

余前閱客座贅語。標云遯園居士撰。皆記金陵事。余意遯園必金陵前輩也。問之黃予郤。果出顧陵初手。陵初本姓張。尊公諱國輔。嘉靖中甲科。官太守。陵初名起元。戊戌會元。鼎甲有文名。故其書多可觀。

南潯朱相公有大事記大政記二書。舊已有版。莊氏因此以成明史。賈禍者也。更有續大事記三卷。皆逆案以來事。南潯與蒲州交好。蒲州當國時。一一錄記。以成此書。更有列傳數千紙。皆未流布。南潯之孫與陶子師交好。已許借鈔矣。明史又獲此祕本。不啻貧兒忽發覆藏也。

顧景范家有書曰三朝紀略。紀泰昌天啓崇禎也。未知出何人手。言記載甚詳。

子師言諸省志書。多有紀其地之時事者。皆當采出以備參攷。今廣東通志後一卷。已經割出。余取而觀之。果皆諸書之所未載者。年來郡縣諸志。汗牛充棟。聚于東海。乃無一人能發此竅。徧爲搜出。今已不及可惜也。

西溟言家藏寶晉齋帖二十卷。甚佳。余向所見。只十卷耳。他日過甬東。當索觀之。

黃子鴻有元豐九域志一部。乃毛斧季所藏善本。遠勝傳是樓者。

辛纘修陝西統志。余問以連昌宮故跡。亦不辨也。查之通志。西安府志。皆不見。余意其或在東京。更檢河南統志。亦不見。問之景范。云在陝州。而方輿紀要不載。當必不謬耳。元朗言其尊人欲著春秋八考。一天文。二輿地。三職官。四世族。五禮。六樂。七兵。八刑。惟輿地世族已經成書。後世之沿革皆備載。春秋八攷。主

意絕佳若分類而求尙不止此也

向予見楚辭聽直一書能使靈均別開生面每出一語石破天驚雖穿鑿附會不少然皆能發人神智閩人黃文煥所著也予意必予郤族人詢之果然卽贊玉之父予郤之族兄也前在淮陽乃當面錯過予郤言文煥字惟章號坤五名進士明季流寓南都鼎革後卒于浙中所著之書聽直而外有陶詩析義杜詩摯碧批老莊史記等書

黃漳浦之囚于南都也洪經略門人山東傅覲光爲江寧同知字對揚與坤五友奉命監視漳浦閒閩人之在江南者覲光以坤五對漳浦索宣紙百幅草出閩入浙以來之詩文以半寄坤五半贈對揚又畫巨松一幅後人刻其原書于池州復有彙刻之于浙江者名大滌函書又合倪鴻寶劉念臺陳臥子集爲一部

東山翁式金同一少年來會子師曰路同文名煒詢之則路文貞之曾孫也文貞名振飛字見白廣平曲周人明季總督漕運于淮安弘光朝公奉太夫人避居吳而南都已不守矣遂卜居洞庭之東山有家丁三百人一方賴以保障鄉人至今德之乙酉思文卽位于福州召公爲左都御史丙戌三月駕幸延平公居守建寧進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八月仙霞關陷上蒼皇西幸命公以文淵閣印視師安關公趨赴延平遂與乘輿相失航海走廣州廣州復陷依國姓于廈門造隆武四年曆用文淵印頒行戊子六月永歷御極于端州手詔召公公力疾赴命三年己丑四月道卒于順德享年六十贈太傅謚文貞蔭一子中

書舍人夫人王氏守太夫人喪于吳公之喪至自粵一慟嘔血踰月遂不起己亥十一月也合葬于東山法海塢中男三人長中書舍人澤溥字蘇生次中書舍人澤淳戊戌省墓卒次澤濃奉思文詔改名太平孫五人長玄齡後改玄鼎澤溥子也同文乃玄鼎之孫云

次宜言其昔年阻風江上邂逅土人趙茂先者因主其家其所居地屬鎮江府與焦山相值名大港鎮有山曰瞿半出江岸其始乃宋藝祖之後南渡後一人居此後成巨族今已二萬餘丁矣有總祠一人族長八人職之舉族人之聰明正直者四人爲評事復有職勾攝行杖之役者亦八人祠有祠長房有房長族人有訟不鳴之官而鳴之祠評事議之族長判之行杖者決之有干名教犯倫理者縛而沈之江中以昱官無不厭衆心者後有族人與他姓訐訟族長請之于官判決明允官民皆服後遂以爲常余嘗謂聖人之治天下自宗法始宗法不立民事日煩天下不可得而治也余別有專書論其事今聞趙氏之風益自信其不謬矣茂先之父魁梧奇偉長七尺餘日飲酒四五十斤以爲常家貲八千金以飲盡自言終身曾有二更不飲酒以病故耳鼎革之後常泛巨舟往來海上曾遭風飄至一島聞無居人見有石橋壯麗壞壖橋上置一銅盤徑可二三丈復有一亭範銅爲之有人云名乘仙島橋乃秦始皇所築以望安期生者不知何據當更考之後又遇風飄泊既久時值昏黑吹入一港中而帆檣數丈戛戛有聲若與物相觸者舟亦止而不行矣迨明視之舟在山岸石洞中檣之有聲者石礙之也其洞石下垂者五色陸離玲瓏萬狀水皆紺碧色奇花異卉徧滿山谷不可名目後復往求之不復見矣

金陵人林六。牛仲雲姪壻。玉工也。其人多巧思。工琢玉。言製珠之法甚精。碾車渠爲珠形。置大蚌中。養之池內。久則成珠。但開蚌口法未得其要耳。舊法用碎珠爲末。以烏菱角殼煎膏爲丸。納蚌腹中。久自成珠。此用車渠較爲勝之。

張東昇言有鹽城人韓震。字雷門。自言昌黎之後。能作一丈二尺大字。

鄰初言余淡心所著有汗青餘語。部帙甚廣。皆記明末黨局事。此書當極力求之。

鄰初誦修齡自序文一聯云。險麄易盡。終磨海島之頭。倒理若窮。願寫彭城之背。上聯不審所出。晤修齡時問之。

武曾沭閩撫張儀山義僕事。武曾向館于儀山。故知之甚詳。儀山有世僕李國華。待之厚。而樸素無異寒士家人。儀山有別業在紹興。使往守之。與鄉紳沈姓者同居。沈宦得罪于鄉人。鄉人毀其居。幷及李氏。遂復歸于閩。儀山罷官後。憐其忠。除其籍使爲民。國華服役如故。及將入都。使先于浦城具舟楫。州縣官以其罷任甚怠其事。國華忿曰。主人數萬之貲。皆爲它人賠累。待人如此而獲此報。天道焉在。且未出境。人已蔑之。余不忍見也。遂四日不食。人勸之不應也。一夜于舖首旌竿自縊而死。儀山至浦城。撫其尸。慟哭而殮之。予謂儀山之僕。賢于翟公之客矣。既脫籍爲良民。方有飛鳥出籠困鱗縱壑之樂。乃能捨其生以報主。以媿天下之負恩者。尤人情之所難也。相與感歎久之。

伊在言童西爽嘗爲予作畫冊二十八副。藏之久矣。昨聞其凶問。遽命裝裱之。廣陵散于今絕矣。遂出二

册以視予。幅幅精妙絕倫。惜尙無人題跋耳。猶憶丁卯春予將北上。西爽爲予作畫屏一曲。予向苦圖本草者不得其眞。學者案圖而索。茫如也。因謂先生曰。予南歸。取本草所載草木魚蟲。請先生圖之。彙爲一册。天下之偉觀止此矣。西爽亦慨然許之。予南歸而西爽死矣。天也。

猶憶亡友王寅旭嘗爲予言天元歷理一書。嗤其妄誕。且曰。曾見有開方者自中心開至四面者乎。此千古未有之奇也。後于朱竹垞坐上見之。其紕繆實甚。眞無知妄作也。大東先生。松坪之祖。深有得于西學。曾譯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小測。全義三書。皆世所未有者。幾何原本有十二卷。徐玄扈所譯者。只前六卷耳。綫則備矣。體未之及也。原本推論其理。作用全未之及。即幾何要法四卷。刻之于崇禎曆書者。只取有關于曆者大測二卷。割圓八綫之本也。若三角形銳角鈍角諸測法。未之有也。余聞松坪有此三書。如獲異寶。松坪許予已三年矣。當力索之。

與熊占論三禮。頗有入微語。其言曰。出繼之子。惟降弟兄姊妹之服。以儀禮爲證。不當幷降伯叔諸姑之服。知家禮之非。皆確當不易。以所著譯書及諸經論出以示予。予讀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歎其能發古之所未發也。

熊占又論今人稱庶祖母之非。經有明文曰祖庶母。置庶字于母上。以別于祖母也。若置庶字于祖上。是別庶祖于祖矣。天下安有所謂庶祖者哉。予聞而甚樂之。爲之解頤。西溟出晉唐小楷一册視予。則宋搨樂毅論破邪論也。余見宋搨多矣。破邪推此本爲第一。乃嘉定程孟陽所收藏者。孟陽西溟皆有題跋。

孟陽題樂毅論云。平生見樂毅論二善本。一爲崑山張氏物。其一汪象武所藏。今在方季康家。後十三行洛神賦及東方像贊皆精妙。偶從都下購得此本。又兼黃庭曹娥。可以樂之忘老矣。壬戌正月。偶菴老人書。

孟陽題破邪論云。小楷帖。世所傳模而已。其筋骨神彩。非眞舊本。遂無由見。以故識眞者愈少。若唐書中破邪論。似此揭平生未一二見也。偶菴老人書。

西溟跋云。樂毅論是右軍書付官奴者。正是王氏家法。故舊推楷書第一。予家藏宋揚寶晉齋所刻最善。此木差可伯仲。永興破邪論亦舊本。此二帖皆程孟陽所收。程不以書名。其風流故足重也。

又云。右軍之書樂毅勁筆偏多。而婉麗不乏。永興破邪。變爲險峭。筋多肉少。此晉唐之分界也。若不善學之。便墮近來王雅宜一種惡道矣。此臨池家所以貴于運腕。運腕得法。下筆自無枯枿之病。隱人甲子清明第二日又識。

西溟出手卷二。一明祝枝山離騷經墨跡。一宋揚定武本蘭亭。枝山離騷經。純本章草。其結搆轉換。多得之孫過庭書譜。西溟以爲似藏眞。聞余言深以爲然。自始至終二千餘言。無一筆溢出規矩之外。絕無平日狂怪怒張之態。非此卷幾不識枝山本領矣。

允明自跋小楷佳絕。跋云。東國紙。此佳品。其筆亦甚好。予有而失之。使用此寫。不啻尚可觀也。兩美難合。騷中語亦世事人情。丙戌佚老堂記。六十七歲祝允明。

王雅宜跋云。山居雨雪。長林風吼。塞壎擁爐。紙窗明映。但聞竹樹浙瀝。寒鳥悲哀。茗筍時薦。展枝山翁離騷經快讀數次。眞覺太古以前人也。壬辰仲冬廿又三日雅宜道人王寵識。

又一跋云。予向藏祝京兆書法二卷。一用金粟牋書古詩十九首。用筆模大令。一爲此卷。其運用處少有不同。要之皆本章草。誠臨池之神品。伯兄蘗令偁賞之極謹。各藏其一。以誌同好。乙未孟冬前二日。弟彥暉敬誌。

西溟跋云。此書雖本章草。其結搆之法。多得之藏眞。余所見枝山十九首眞跡。遠不如此。脫盡蹊徑。獨造天然。明一代書法。推枝山第一。此帖又枝山第一。乙丑六月。因暑展玩終卷。遂記之。

其宋搨定武本蘭亭卷。有高麗國庫收藏印。前有唐蕭翼僧辨才象。書非子昂而印皆松雪。結搆雖佳。其衣褶皆用細筆勾畫。絕非文敏筆意。此卷本秦辛纘先世家藏。後有人以重價購求。獻之成容若。而此本石刻則藏西溟家。西溟于成容若齋中見此卷。言及容若遂舉以相贈。辛纘云。松雪圖後尙有董宗伯跋一紙。不知何故割去。予曰。此不難解。割此眞跡。裝入他贋卷矣。辛纘亦跋一紙。文甚長。後跋亦多。俱不及錄矣。

王子秀言。昔聞薄子珏曾製一鏡。能返照梳笇斗中鳥雀。歷歷可數。凡物之在高在深。非有蓋覆者。皆可照見。余思之不能驟通其故。必于一處攝光返映。如蜃樓之現于海氣中然。但其製器之方。尙大費思索耳。

許激雲楓江人豪傑士能詩向與崔菟牀輩往還其人可知在金陵與諸游俠同寓有相士密語激雲曰我觀諸少年皆當過鐵者也公胡久與處耶激雲不解所謂曰頭臨白及非過鐵而何激雲懼而辭歸諸少年果皆朱光燦黨以此得免過鐵二字甚新奇其金陵詩數聯云端門有店堪沽酒內殿無牆好種田又云耆老盡參新幕府野人還避舊宮門又云若向西山問遺老依稀只說舊吳宮又云南去婦輕鸞鳳佩北來人重虎狼皮又云自束弓刀看虎去卻驚車馬載蹶來似此數聯中原老成尚不易得也當覓其全帙讀之

顧昀滋梁溪人與其弟恆修蕭嘉猷譚洪舟黃斐然武進章我仁吳斗文宜興謝弼臣蔣景文靖江朱式屏輩同究性命之學昀滋弼臣曾受學于宜興湯世調先生先生諱之珂讀高忠憲遺書悟其微旨潛修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常州金廓明先生師事之廓明別號闇齋住靖江縣世調先生去世昀滋輩遂以闇齋爲師講東林之學以默認天理爲宗旨主靜存養爲工夫常結社靜坐宗夏于庚午中秋嘗就之問學稼躬亦與偕焉昀滋爲之結七日之期教其默坐體認宗夏恍惚有得稼躬坐久成勞因之致疾自予南歸宗夏隨予南北奔馳曾無暑刻暇前之所得已成唐喪昀滋邇日復于錫山建學舍一區約諸同志共修靜功余謂昀滋正人傑也當此時士之爲學者名聞耳詞章而外不復有學乃昀滋獨能以身心性命之故闇然自修且能捐重貲築學舍以待同人誠斯世之祥麟威鳳也

婁勝功有姪清初在李定國營中曾至緬國哇哇城余問以往事及城中風土恨其人愚憎言之不甚了

了。地多番僧精舍。滿貯梵書貝葉。永明入緬。晉藩兵駐孟坑。其地人居以板爲之。上大下小。如桅竿之斗然。

康甲夫有恙。諸公子皆病痲症。從者亦莫能興。湖南人多此症。病痲忌食魚。幷家人皆不得食魚。病者不得見魚。若犯忌則他日必復病。更忌韭誤食韭。他日必發九次。此理之不可解者。

揭昭儀曾客交趾。余問以其地之風土。云安南與交趾今分二國。安南王今交趾之壻也。地產象。以象爲陳。善火攻。交鎗爲天下最。然其人柔弱。不堪用也。又曰。臺灣地向有大肚禮嘉二種番人。鄭芝龍始開其地。後紅毛國假于鄭氏以開市。國姓以金門廈門逼近內地。恐不能守。遂復取臺灣以建國。余今日始知臺灣爲芝龍所開。當更政之于楊涵齋也。

壬申夏。紫庭失馬。適某處捕盜同知被盜。予笑曰。司馬失馬。捕盜被盜。

偶同紫庭攷青綠出處。案本草有空青。曾青綠青扁青石膽五條。予以法製鍊之。皆可成精銅。幾能亂金也。

空青。楊梅青也。別錄云。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銅精薰則生空青。其腹中空。能化銅鐵鉛錫作金。弘景曰。越嶲屬益州。益州諸郡無復有。恐久不采之故也。今出銅官者色最鮮深。出始興者勿如。涼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恭曰。出銅處兼有諸青。但空青爲難得。今出蔚州、蘭州、宜州、梓州。宜州者最好。塊段細。時有腹中空者。蔚州、蘭州者片塊大。色極深。無空腹者。藏器曰。銅之精華。大者卽空綠。小者卽空青

了。地多番僧精舍。滿貯梵書貝葉。永明入緬。晉藩兵駐孟坑。其地人居以板爲之。上大下小。如桅竿之斗然。

康甲夫有恙。諸公子皆病痲症。從者亦莫能興。湖南人多此症。病痲忌食魚。幷家人皆不得食魚。病者不得見魚。若犯忌則他日必復病。更忌韭誤食韭。他日必發九次。此理之不可解者。

揭昭儀曾客交趾。余問以其地之風土。云安南與交趾今分二國。安南王今交趾之壻也。地產象。以象爲陳。善火攻。交鎗爲天下最。然其人柔弱。不堪用也。又曰。臺灣地向有大肚禮嘉二種番人。鄭芝龍始開其地。後紅毛國假于鄭氏以開市。國姓以金門廈門逼近內地。恐不能守。遂復取臺灣以建國。余今日始知臺灣爲芝龍所開。當更政之于楊涵齋也。

壬申夏。紫庭失馬。適某處捕盜同知被盜。予笑曰。司馬失馬。捕盜被盜。

偶同紫庭攷青綠出處。案本草有空青。曾青綠青扁青石膽五條。予以法製鍊之。皆可成精銅。幾能亂金也。

空青。楊梅青也。別錄云。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銅精薰則生空青。其腹中空。能化銅鐵鉛錫作金。弘景曰。越嶲屬益州。益州諸郡無復有。恐久不采之故也。今出銅官者色最鮮深。出始興者勿如。涼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恭曰。出銅處兼有諸青。但空青爲難得。今出蔚州、蘭州、宜州、梓州。宜州者最好。塊段細。時有腹中空者。蔚州、蘭州者片塊大。色極深。無空腹者。藏器曰。銅之精華。大者卽空綠。小者卽空青

者。劉繼莊曰。此物予未之見。蓋亦石青類也。造化指南以此等爲石綠之得道者。其言怪誕殊可笑。見之令人噴飯。而時珍亦爲此言。何邪。

綠青卽石綠。亦曰大綠。別錄曰。生山之陰穴中。頌曰。本經次空青條上云。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此物當是生箕山之陰爾。今出韶州、信州。時珍曰。石綠生銅坑中。乃銅之祖氣也。今人呼爲大綠。范成大桂海志云。石綠銅之苗也。出廣西古江有銅處。生石中。質如石者名石綠。一種脆爛如碎土名泥綠。品最下。劉繼莊曰。石綠以法製鍊。每兩得銅五錢。如金。今丹家每以此誑人。不知此卽取鑛法也。

扁青卽石青。一曰大青。別錄云。生朱厓山谷武都朱提。弘景曰。朱提音殊匙。在南海中。普曰。生蜀郡。恭曰。此卽綠青也。朱崖以南及林邑扶南舶上來者。形塊如拳。大武昌者片塊小。而色更佳。簡州、梓州者形扁作片。而色淺。時珍曰。蘇恭言卽綠青。非也。今之石青是矣。楚蜀諸處亦有之。而今貨石青者。有天青、大青、西夷、回回青種種不同。而回青尤貴。本草所載扁青、曾青、碧青、白青皆其類耳。劉繼莊曰。眞老坑佛頭青。以法製鍊。每兩可得眞赤金二三錢。然眞者不易得也。

石膽卽膽礬。別錄云。生秦州羌道山谷大石間。或羌里句青山。恭曰。此物出銅處有之。出蒲州虞鄉縣東亭谷窟及薛集窰中。頌曰。今惟信州鉛山縣有之。生于銅坑中。采得煎鍊而成。又有自然生者。尤爲珍貴。李時珍曰。石膽出蒲州山穴中。鴨嘴色者爲上。出羌里者色少黑。次之。信州又次之。沈括筆談載鉛山有苦泉流爲澗。挹水熬之。則成膽礬。所熬之釜。久亦化爲銅也。劉繼莊曰。膽礬以水銀製之成精銅。與石綠

中所分者無異。若以分石絲法分之亦得。但甚少。此理予尚未究其微也。